

范 泉 著

創世紀

彙 星 書 店 刊

紀 世 創

· 泉 藏 行 人 ·



泉

藏

寰星圖書雜誌社

昌武 · 海上

編主泉范

書叢學文星寰

集一第

李健吾： 雲彩霞 (劇本)	范泉： 創世紀 (散文)	臧克家： 擁抱 (短篇)	蕭紅： 呼蘭河傳 (長篇)
---------------------	--------------------	--------------------	---------------------

目次

創世紀	(一)
I 黑白畫	
甲斐軍曹	(三)
山本安太郎	(一六)
井上豐	(二五)
吉田秀雄	(四八)
野口喜三八	(五四)
II 苦難的時代	
小獅子	(六七)

九月十八日……………(九〇)

蓋世太保……………(九六)

洞 殘……………(一〇四)

III 榕 邨

懷復再尊先生……………(一二五)

悼念耿濟之先生……………(一二八)

記丘東平……………(一三四)

關於無名氏……………(一三三)

IV 交響曲

記朝鮮作家……………(一三五)

台灣詩人：楊雲萍……………(一四二)

記台灣的情愁……………(一四九)

創世紀

一 解題

歷史是一篇美麗而眩人眼目的童話。

你翻閱着，辨味着，思索着，你明明知道這裏面有無可掩飾的狂妄，有不能置信的撒謊，然而你眷戀着牠，接受了牠，而且你竟是愛不釋手。

你愛不釋手，難道你愛看那些士大夫階級的「花臉」麼？難道你忍心用歷史的煙幕，來抹煞那些成千累萬的平民們的生和死，血和淚，苦難和掙扎，呼吸和吶喊麼？

你自然會搖了搖頭，說「不是。」然而你也說不出那「不是」的理由。你像一個好玩而不懂事的孩子，把歷史的畫片打開又捲攏，捲攏又打開，你不會知道你已經受了美麗的「花臉」的欺騙，你更不會知道你已中了歷史的毒，你多麼神往於那些演變在歷

史裏的人的足跡啊。

是的，人的足跡！

歷史是人的足跡。歷史裏滴滿了人的血。歷史像一座火山，牠吞沒了多少人的骨肉；也像一個超人的畫家，牠描繪了多少人的炫耀的功德。罪惡的黑手在歷史裏製造了聖賢的故事，然而這些故事卻脫了腳，落了空，牠沒有說出那美麗的金字塔的完成，是流盡了多少人的血，是曾經喊渴了多少人的喉嚨。所以，丟棄了多數人的醜惡，保存了少數人的美麗，這是歷史；掩埋了多數人的屍骸，宣揚了少數人的靈魂，這是歷史。歷史是殘酷的。牠是一篇美麗而眩人眼目的童話，——然而卻是一個時代的假面具。

如果有一天，那被污辱與蔑視的人們——成千累萬的被丟擲在「醜惡」的池沼裏的人們，跑到世紀的廣場上，剝開這美麗的歷史的皮，揭起這眩人眼目的歷史的假面具，把歷史置於光天化日之下，那末，當假的美麗變成真的醜惡的時候，可恥的歷史將化為無有，新的世紀便因創造而誕生了。

這時候，生活便是歷史。

無數的人的無數的足跡，纔是歷史的足跡。

而在這無需用歷史來點綴的創世紀裏，在這無需用歷史來麻醉的創世紀裏，纔真正地享受了歷史的幸福，纔真正地創造了一部嶄新的歷史。

所以歷史不是字跡，歷史是生活。

歷史不是靈魂，歷史是人。

新的世紀是屬於人的，屬於大多數的人的。

也唯有大多數的人，纔會創造了新的世紀，纔會完成創世紀。

二 關於這個集子

寫在這個集子裏的，除了文化鬪士以外，都是無名的小卒。

他們有些是民族的敵人，有些是社會的絆腳石，但也有善良的小人物，也有不曾留

過一絲足跡的民族英雄。

這些人物和事件，在美麗而眩人眼目的歷史裏找不到他們。但是我卻用殘敗的筆，眷念的熱忱，把他們的聲音和色彩，記錄了下來，讓敬愛的讀者去判斷他們的醜惡和美麗。

在編制上，這個集子共分四輯：「黑白畫」純粹是抗戰時期的敵人的行狀；「苦難的時代」是說出了這個大時代裏小人物的災難；「烙印」是時間的足跡踐踏在我記憶裏的哀愁；「交響曲」是我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人和事件的感情的獨白。

在寫作上，雖然運用了散文的格調，但像井上豐、小獅子等篇，都已發展到了小說的形式。

這些文章，大抵曾發表於大公報的副刊文藝，文匯報的副刊筆會，以及文藝復興月刊，文藝春秋月刊，新文學半月刊，創世紀月刊等等。

畫 白 黑

甲斐 軍曹

山本 安太郎

井上 豊

吉田 秀雄

野口 喜三八

甲斐軍曹

上海貝當區日本憲兵司令部裏有兩個日本憲兵隊長值得我們記憶：其一是李健吾先生筆下的萩原大旭，其另一是曾經自命爲「教育專家」的甲斐軍曹。

萩原和甲斐，是上海淪陷期間專門緝捕文化思想犯的兩個「文明的劊子手」。我不認識萩原，但我和甲斐軍曹卻曾談話過五次。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個時期，我的命幾乎就要送在他的手裏。

和甲斐軍曹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商業機關的會客廳裏。那一天，爲了文藝春秋月刊的編務，我很早就到了書店的辦公室。我正在把顧仲彝先生的一篇戲劇連載稿劃樣編排的時候，書店的總經理匆匆來了一個電話，他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說是日本人爲了文藝春秋的出版，需要和我面談。他說他們正在和他談話，坐在一家藥房的會客室裏，

他並且鄭重地告訴我：「你務必立刻就來，不然他們要來『請』你去了。」

「請」是怎樣的「請」法呢？如果我不去而立刻逃走，那後果又將是怎樣呢？如果我去了以後，那我又將得到怎樣的「懲罰」？

我遲疑了片刻，終於想到爲了自己的事不必連累他人，便毅然決然地答應了立刻就去。在一步一步跨下樓梯，穿過馬路，再踏上藥房樓梯的時候，我的頭腦裏縈繞了不少可怖的慘象，我憑我的記憶想到了拋擲在馬路上的血淋淋的人頭，我想到了許廣平先生親口講述受電刑的經過，我想到那時還關在牢獄裏沒有釋放的孔另境和司徒宗，柯靈和李健吾。我想得很多，但終於不知不覺地，我已走到了那藥房的三層樓。

「請」一個茶房似乎認識我，並且知道我要到那一間房間裏去，他開啓了會客廳的房門，彎了彎腰，說了一個簡單的「請」字。

我抬頭向會客廳裏望去，在那正對門口的一隻雙人沙發上，赫然坐着兩個矮短身材，但又非常結實健壯的便衣日本憲兵。他們似乎正在嬉笑地談着話，而目光炯炯地又

突然朝我肯定地注視着。這時候我的心裏很紛亂，然而在多疑的日本人的面前，我又不得不強自鎮定我自己。於是我面帶笑容，若無其事地，用一種輕快的步伐走了進去。

在這會客廳裏已經坐了五個人：兩位憲兵，一位是藥房的總經理許先生，一位是毛織廠總經理蔡先生，還有一位是我們書店的總經理陳先生。這時候他們全體起立，像迎接一位新朋友似的和我一一握手。當許先生介紹我和甲斐軍曹握手的時候，我特別裝出愉快的毫無所知的神情，而甲斐眼見我這種漫不經心的樣子，似乎倒有些窘迫起來。他把上身的衣服脫下，很有些不自然地掛到衣架上，然後回轉身來，用手把那掛在腰帶上的手槍皮殼聳了聳，於是我們六個人大家坐定，閒談起來了。

最先我們談論着交易所的投機生意，有意把過分緊張的空氣鬆弛下來。我是不懂得黃金和股票的買賣的，我便趁了這個機會，偷偷地瞧着甲斐和另一位充當翻譯的日本憲兵的動靜。甲斐最初臉呈紅色，好像感到有些自慚，但後來，他的議論愈來愈多，他把商業的話題轉到了教育。他說他在日本國內曾教過一個中等學校和一個專門學校的

書，他是研究教育的，但因此他對於政治也有了興趣，他很佩服中國的蔣委員長，他並不反對國民黨，他對於共產黨也賦予極大的同情，因為他說，每個政黨的產生，都是要謀求人民的幸福，例如日本戰時的統制經濟，那根本就是共產黨的產物，所以每個政黨的存
在，必也有其缺點和優點。而日本政府是能採納各個政黨的優點的。至於中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們何以渡海來到上海，來搞起那種緝捕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工作呢？那原因很簡單，就是爲了這些人危害了日本帝國的安全。「我們的祖國，我們要爲了我們的祖國，不願再有這些危險份子。在我們的轄境裏從事搗亂和陰謀的工作。我們愛祖國，就要恨那些搗亂份子了。而且更連帶地我們痛恨國民黨和共產黨。」甲斐挺了挺胸，斬釘截鐵似地咕嚕着。

說到這裏，甲斐的臉上似乎嚴肅起來。那臉上的肌肉也顯得異常的緊張。他用不愉快的眼色瞟了我一眼，然後從他褲子的插袋裏抽出了一張白色的紙張，交给了我。

「你看吧，」甲斐的聲音裏帶着憤怒。「你是共產黨員，我們從各方面搜索了你的

資料，證明你在上海負有活動的使命！」

我接了那一方白色的紙張，仔細地端詳着，那上面用鉛筆畫了一個系統表，在共產黨上海支部的系統裏，劃分成四個支部，分別負責這四個支部的，是錫金，列車，蕭克和我，而且在我的名字旁邊，寫了「即××」三個字。

我並不否認我的原名是××，但把無黨無派的我，拉扯到這樣一個系統裏，真使我在萬分駭異之外，實在感到有些啼哭皆非。我用泰然自若的神色慢慢地辯護着，而且我爲那時的錫金辯護；我說錫金是我的好朋友，他決不是共產黨員。

我和甲斐軍曹的神經性談話就從這裏展開。我說錫金不過是一個窮教員，他卻一口咬住是共產黨。我說我目前的工作很單純：負責一家書局的編務之外，別的什麼事也不做，他說他有證據可以證明我在做。我說留滬的文化人都是無黨無派的，他說留滬的文化人十個有九個加入了共產黨。

我們的論爭毫無結果，說得各自有些臉紅耳赤起來。但最後，甲斐又一改緊張的語

調，很溫和似的說：

「我和蔡先生是熟識的。這次本來要到書店直接來請你，可是蔡先生說你是他的朋友，有話儘可以由他負責去叫來談談，所以今天我是把你當做我的朋友了。我希望你以後坦白地和我講，我要從你這裏知道一些留滬文化人的近況，如此而已。」

這時候，蔡先生和許先生也都陸續發言，有意誇說甲斐先生的寬宏大量。而且蔡先生還加了一句：

「要是甲斐先生還有其他的話，那以後約范先生直接到茶室裏去談吧。如果甲斐先生必要時須請范先生到憲兵隊裏去談話，那我很願意同范先生一起去。」

這位蔡先生，是曾經在憲兵隊裏給毆打死去三次而終於被釋放出來的，他因此和憲兵隊裏的人非常熟悉。

甲斐軍曹點了點頭，他表示滿意了。

這次談話以後，我的眼前常常埋伏了一個陰影，使我常常警惕自己：我隨時有被害

的可能。

然而書店的事我又不能中斷，爲了免得惹起旁人的疑慮，我仍然照常到書店裏去工作。

三天以後的一個早上，我突然接到了世界書局總經理陸高誼先生的電話，他說甲斐先生正等在他的會客室裏，他要和我談話。

我當然無法推諉，便丟下了手裏的工作匆匆地走到世界書局去。這次和我談話的，祇有甲斐一個人。他的裝束依然和上次見面時一樣，一桿手槍罩在他的外套裏，時不時用他的手伸進去姑意地摸索。當陸高誼先生說了幾句寒暄的客套而辭別出去以後，甲斐使用生硬的上海話和我談論起「左翼」這個名字來。

他很肯定地說：左翼就是共產，所以左翼或左傾的作家，都是共產作家，他問我汪（衛精）先生一派「和平作家」創辦的刊物，爲什麼那些左傾的文化人不去投稿？他們爲什麼不怕生活成問題而不爲那些刊物寫稿子？

「這是他們的自由。」我有意不着邊際地回答。

「自由？哈哈，他們可纔沒有自由呀！因為他們拿到了共產黨的津貼，他們還有什麼自由呢？」

甲斐軍曹惡意地獰笑起來，那四個金牙齒從他的嘴唇裏閃露出可怕的光亮。

然後他又談到李健吾，顧仲彝，吳天，他們合辦的上海劇藝社，他說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我說我雖然和他們認識，但我不懂得演出，因此劇團的事情我不知道。

接着談到白克路的××中學，他說從校長××以下，教員如錫金，司徒宗等，都是一些「靠不住的傢伙。」我說我根本沒有去過，我實在不大清楚。後來更談到文藝春秋月刊裏的一批撰稿人，例如呂思勉，趙景深，周貽白，司馬文森等，我說這些都是我以前的朋友，他們的稿子是寄來的，我和他們並無任何的聯繫，甚至連他們的通訊處我也大不知道。最後又談到了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我乾脆地回答我不認識。

「你不坦白，你沒有誠意和我談話！」他放直了喉嚨，用力站起，但隨即又很快地坐

下，雙手攔在膝蓋上，似乎很正經地獨自在發表議論：

「共產黨不比國民黨，共產黨裏的傢伙都是『緊口子』，不是打得死去活來，總是不會招供的。」

他顯然感到用談話的方式來考驗我的思想是失敗了。但是他在最後又很肯定似的說：

「我是教育專家，我要用我的『教育』去教育教育那些死不覺悟的共產黨傢伙，你也應當隨時準備着我的『教育』。」

第二次的談話就到這裏爲止。這是一次可怕的恫嚇和不幸事件的預兆，從此以後，我似乎已被無形的嚙人的枷鎖套住了我的頸子了。但是我又不得不照常到書店裏去，我消極地等待着那可怕的末日。

又過了三天。

甲斐軍曹的電話果然又來了。他在電話裏約我到霞飛路的一家茶室裏去談天，而

日限定我在二十分鐘以內趕到。我準時地到了那裏。我看見甲斐的裝束還是和以前的沒有兩樣。

甲斐軍曹癡笑着，他講了許多可怕的故事給我聽。他首先說這裏離貝當區的憲兵隊非常相近。據他告訴我，有一次，一位吳先生沒有誠意，約定了以後不準時到來，他便「請」他到憲兵隊裏去了，也就一直「教育」到現在。

「真是這些傢伙，實在太缺乏教育了！」他說。

但是甲斐軍曹的所謂「教育」是怎樣的呢？

據他自己很坦白地告訴我，便是電刑，灌冷水，老虎橈，針刺和倒懸。甚至有時候連這些還不夠，就用狼犬來咬他的心臟，用燒紅的鐵鏈來纏他的胸脯。

「教育，真的，教育太重要了呵，」甲斐軍曹聳了聳肩，姑意用輕描淡寫的口吻盯着我說，「凡是由我們教育過的人，一旦放出來，他們就規矩了，他們不會再走邪路，他們懂得怎樣和我們皇軍做朋友！」

他顯然用「教育」來威嚇着我，暗示我如果再和他不坦白地應答，那「教育」就會加到我底身上來的。

然而我偏偏非常鎮靜，我而不改色地回答了他一切的問題。不過這次談話以後的恐怖籠罩了我整個的神經，我開始懼怕甲斐軍曹「教育」的手法了。

爲了要躲避甲斐軍曹的「教育」，從這一天以後，我就不敢再到書店裏去，我連自己的住處也搬了兩次，我像一條冬季的昆蟲，無聲地蟄伏在一個朋友家的斗室裏。

大約經過了一個星期，蔡先生派人來通知我，說甲斐軍曹那裏他已請過客，並且由書店的總經理送了六隻自動打火的煙匣子給甲斐軍曹的一組憲兵隊，此外又由許先生替甲斐「調借」了三百萬元，所以關於我的事情，大抵可以說是「過去」了。

因此，第四次當我在蔡先生那裏跟甲斐軍曹見面的時候，甲斐滿臉掛了善意的笑，他說只要我書面寫一篇自白，一切問題便都可以解決。但是他附帶聲明：以後如有任何問題，還是應當隨傳隨到。

在勝利以前，我和甲斐軍曹的關係便是到這裏爲止。

隨後美國的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再後來日本是全面投降了。上海的日本僑民都紛紛出賣家具，準備回國。日本軍隊的武器都集團的放下，準備繳給即將來臨的中國軍隊。中國人在馬路上走，都挺起了胸，可以不再向日本「皇軍」低頭了。剛巧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又遇到了甲斐軍曹。

這一次，也是我和甲斐見面的最後一次，依然是在蔡先生的辦公室裏。蔡先生輕輕地私下告訴我，甲斐軍曹已經痛改前非，他要求能做蔡先生的「寄兒子」。

「你願不願意收他做寄兒子呢？」我有些吃驚地問。

「呵哈哈，」蔡先生這時笑彎了腰，很幽默似的說，「我怎麼會有那樣的福氣——做一個『教育專家』的義父哇？」

當蔡先生請甲斐坐在我的旁邊，甲斐已變得沉默寡言，臉上堆着苦笑，似乎已深深覺察到自己的末日即在目前。

「甲斐先生，」這一回我用日語來和他談話，「經過你『教育』的人到底有多少
啊？」

「啊？」他發覺我也可以說日語，便怔住了，但隨即苦笑了一陣，很和善地用日語回
答我：「別開玩笑了吧，過去，我是說着和你玩的，今後，我是要由你們來『教育』了，范先
生！」

甲斐軍曹很不自然地聳了聳肩，用很不調和的聲浪長長地苦笑了一陣，這笑聲留
在我的耳朵裏，一直到今天，像一隻蒼蠅的鳴叫似的，還是不能夠消歇。

山本安太郎

山本安太郎率領了八個弟兄，從一輛軍用卡車上跳下來。他很機警，挾了一枝手提機關槍，如臨大敵似的，立刻命令他的弟兄們向四野散開，伏倒地上，把子彈裝上三八式步槍的槍堂。這樣足足呆了有二十分鐘，看看四野裏沒有動靜，便一聲呼喝，大家站起來，整齊地排了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到那個小鎮的大街上去。

山本安太郎是居住在日本東京澁谷區代木初台町的東京市民。小時候就死了母親，十八歲的時候父親也因為東京地震而傷重身死。到了二十歲，他便跟隨了他的叔父來到上海的虹口狄斯威路居住。叔父是一個理髮匠，性情暴躁，常常在酒醉以後無緣無故地鞭打他。然而山本年青氣盛，他不甘屈服於叔父的威武，便同幾個朝鮮浪人聯合一道，搞起那種本輕利重的販毒的勾當來了。

三年以後，山本居然闊綽起來：他娶了老婆，生了兒子，他是一個頗有身價的日本僑民了。一個人有了身價，往往就要看重自己的生命。山本安太郎自然也不能例外。他自從拋開了妻兒，爲天皇効命疆場以來，每有戰事，他總是縮在人家的背後，處處留神敵方的子彈，深怕自己無緣無故的犧牲。

這一次，山本奉命到姜堰鎮駐防，使他時刻縈繞在頭腦裏的，是不要中了游擊隊的潛伏，白白地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他雖然挺起了胸，大搖大擺地在大街上走着，但是他的右手卻始終緊緊握住機槍的扳紐，他的老鼠似的眼睛，不住地向四面張望着，像要看出每個人臉上的祕密來。

隊伍終於走進了姜堰鎮東頭的關帝廟裏。但是這廟宇年久失修，四圍的牆壁都是殘缺不全，而且後園的牆都是用爛泥糊成的，萬一在這樣的房屋裏受到游擊隊的侵襲，那只要丟擲幾個手榴彈便全部都要完結了。所以他在察看了四周的地形和房屋以後，便覺得這決不是他們輕易可以居住的地方。他甚至害怕得不能够想像他會合起眼來

在這樣的屋子裏睡覺。「那不行，」他說：「我們要換一個屋子，統統換一個屋子。」他的弟兄們自然讚成他的意思。於是他們命令姜堰鎮的「鎮長」拿出本鎮的地圖來。他們在地圖上察看地形，然後決定駐紮的地點。

「中間吧，」山本看了一會以後，用手指在地圖上點了點，「我們就住在這裏，統統住在這裏，這是全鎮的中心區。」

山本的心裏打算得很周到：如果他們住在全鎮的中心，那即使游擊隊來襲擊，最先受害的一定是鎮上四周的老百姓，等到老百姓們都從睡夢裏驚醒了，呼喊了，死的死去，逃的逃了，那麼這時候，他們一定已經從睡夢裏醒來，準備好一切，他們可以不致於平白的犧牲在那些「匪徒」們的手裏。他們或者乘機跳上那把卡車，溜煙地逃回到本部的駐紮營地裏去了。

於是當晚，他們把市中心區的鄭家大宅作爲駐紮營地，鄭家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給他們趕走了，而且不許攜帶一絲物件。第二天，山本察看附近的地形，覺得萬一游擊

隊伍躲在隔鄰的民房裏呢，那末這些傢伙不是可以放一把火，把鄭家大宅燒光了麼？

「拆屋子，拆掉那東西兩邊的鄭家弄和沿河街——統統拆掉！」

這是山本的命令。這命令可忙了「自治會」裏的那些老爺們，他們立刻在街上的茶樓裏強拉民伕，在一天一夜的時間裏，竟拆掉了六十二間樓房和三十四間平屋。

山本自然很樂意：他早上起身，一走出鄭家大宅的石庫門，舉眼望去，四圍都是平坦的泥地，一片人造的廣場。他想，這些「土匪」還可以躲到哪裏去呢？

但是剛巧在這個時候，一天晚上，大約在十一點鐘當山本的弟兄們都開始睡覺以後，東街突然傳來了幾聲槍響。山本嚇得從朦朧中驚醒，穿了一條短褲在房裏打旋，他來不及抹掉額角上的虛汗，抖抖索索地，摸到了那挺「手提機」，用膝和肘爬到了石庫門的槍眼口，他要瞄準射擊每一個走到他槍口前的人們。於是，在半個鐘點以內，只聽得山本的槍聲不斷地響。一直等到那槍殼熱得再也握不上手，他才算吁了一口氣，頹然地躺臥在那塊青皮石板上。

第二天，山本帶了他的八個弟兄，荷槍實彈，而且都裝上雪亮的刺刀，鼓足了勇氣，輕輕地開啓了那扇石庫門，衝到廣場的另一端去看那些游擊隊「土匪」們的死屍。然而真正出於他們的意料：那些被山本射中而躺在廣場上的男女老小，大約四十來個，全是本鎮商家逃難的老百姓們。

這件事到中午才算弄個清楚。原來昨夜的那幾聲槍響，是本鎮的偽警察們放的……因為他們在放步哨的時候，看見了東街郊外有幾個黑影。而鎮上的市民們，都匆匆地逃竄，路經鄭家大宅的廣場，便給山本用機關槍來掃死了。

山本自然覺得自己有些神經過敏。但他不承認自己的錯，僅以為他們的駐紮地點不應該在市中心。於是山本爲了「顧全」平民的生命起見，他要把駐營紮到東街的市梢去。那一天，他們在東市梢繞了好幾個圈子，勘定他們的「落腳點」。

東市梢的市房都是些舊式的平屋，經不起手榴彈的震動的。祇有離東市梢大約有半里路的救火會，才是鋼骨水泥的建築。胆小的山本便指定了這座救火會的三層洋房

作爲他們駐紮的大本營。於是山本又下了一道命令：

「統統拆光，那些東市梢的平屋，統統拆光，一直拆到救火會爲止！」

平屋在平民們的啼哭嚎啕聲中拆光了。然而僞「自治會」的會長，卻偏偏在這時候來管謁山本安太郎。他諛媚似地告訴山本，東市梢是一個「危險地帶」，游擊隊的出沒，過去總是先到東市梢來的。

「那，那，」山本聽到了「危險」，便連說話的嘴唇也有些抖索起來。但他還是勉強地鎮靜自己，挺了挺胸，很不自然地抓緊了那把「手提機」，似乎坦然自若地說道：「那麼，噫，統統搬吧，我們統統搬到西市梢去。」

山本帶領了八個弟兄，終於搬到了西市梢的金家洋房裏。一個星期以內，他們在西市梢又拆掉了普通的樓房四十多幢，平屋八十多家。其中有三幢樓房比較堅固，是用炸藥來炸掉的。

在西市梢足足住了半個月，四鄉游擊隊的風聲愈來愈緊了。幾乎每到了晚上，總可

以聽到四鄉的散槍聲。山本一聽到槍聲，便連帶地想到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及那住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妻子和兒女。他簡直有些厭惡這種囚牢一般的生活。然而他是帶隊的隊長，他不能把這樣的憂鬱感流露在他的臉上，他只能消極地防禦游擊隊的襲擊。他把防禦的工事一天天地加強，拉了幾百個民伕，整天整天地替他築碉堡，掘地洞，修圍牆，裝刺網。最後，他又想到了萬一四面受敵無法堅持的時候……

「有卡車，統統上卡車！」他想。

可是卡車的路是怎樣走法呢？

從金姓洋房出來，離公路還有一里半路程，都是高低不平的碎石街道，那兩旁的房屋雖然已經拆掉，但這樣的路面是顯然不宜於一輛開足馬力的卡車的疾駛。所以經山本的再三考慮以後，他又下了一道命令：

「統統鋪起磚路來！磚塊如果不够，統統去拆屋子，統統去拆！」

隔不了三天，動員了附近鄉村的五千多個農民，在拆掉了河南河北近一百棟磚屋

以後，這條寬闊堅牢的磚造公路終於完成了。

如釋重負似的，山本的計劃都一如他的理想似地實現。

可是第五天的夜晚，當磚造公路纔完成以後兩天，大隊的游擊隊卻突然包圍了姜堰鎮。

山本和他弟兄們的槍彈在混亂裏幾乎用盡，眼看自己將要被游擊隊生擒，於是山本咬緊牙關，緊握住他的「手提機」，揮一揮手，招呼弟兄們都跳上了那輛軍用卡車。

「統統上去，統統走吧！」山本鼓足了勇氣，說了最後一次的「統統。」

卡車開足馬力，在新造的磚路上，像一頭瘋狂的野獸一般地衝出去。山本整個身體緊伏在車板上，亂鎗的子彈打身上飛過，他抖索着，咬住了牙關，緊閉了眼睛。

山本安太郎就這樣平安地逃跑了。

然而留在這個姜堰鎮上的山本的功績，卻是曾經爲了他一個人的安全，動員過一萬七千餘人一個星期以上的勞力；曾經爲了他一個人的安全，給他胡亂地打死了四十

多個平民；而且，曾經爲了他一個人的安全，全鎮二千二百棟市房，竟給他拆毀了一千三百八十棟。

姜堰鎮幾乎是成爲一塊白地了。

井上豐

當東四省還沒有扯起五色旗的時候，井上豐跟了他的爸爸井上知鐵男來到了朝鮮的釜山。井上知鐵男是一個日本帝大畢業的工學士，他由政府派遣，來到釜山的地方鐵道局當一名鐵道管理員。井上知鐵男的家境是貧困的，他的求學的費用也是由他的母親用借貸的方法來維持的，這便造成了井上知鐵男的刻苦耐勞認真工作的個性。所以不到四年，井上知鐵男竟由鐵道管理員昇任爲釜山鐵道局局長。而在第四年的年尾，井上豐的妹妹井上花子和她的母親也同到釜山來居住了。她們變賣了所有在日本的家產，在天皇的「移民」的願望下，準備永遠居住在朝鮮，準備把朝鮮作爲她們新的「拓殖」的故鄉。

接着東四省在日本天皇的指揮刀下變成了什麼「國」了。飲水思源，井上知鐵男

自然非得向天皇「效忠」一下不可，他便派了他的兒子井上豐到這什麼「國」的士官學校裏去念書。這所學校，是直接隸屬於關東軍機構的青年軍官訓練所。在這所學校裏被訓練的年青人，將來都要負擔起兩重任務：開拓「東亞共榮圈」，宣揚天皇的「德政」。

「七七」的砲聲一響，接着便爆發了「八一三」的炸彈，於是不到半年，日本的砲火竟紅遍了半個中國。「來了，我們報國的機會到了，」那瀋陽（那時候被改稱爲新京）日本士官學校的教官，閃着黃色的金牙齒向他的學生們狂吼。「從現在起，我們要猛訓練！」

「猛訓練」這是多麼動聽的一個名詞啊！

年青人被漂亮的名詞激動，就不禁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地感情作用起來。他們經過幾年來的訓練，在他們的頭腦裏已是變得空空洞洞的，只留下了天皇的一隻嘴巴，和中國的一塊肥肉。現在眼看着這隻神聖的嘴巴正在咀嚼肥肉的時候，這興奮和快樂真是

無法形容的。所以井上豐，一個車輪砲的砲手，他幾乎興奮得不能睡眠，他時不時用自己的雙結實的手，撫摩着這個黑洞洞的砲口；他從東方發白，天才開始泛亮的時候，拖出了車輪砲，一直要到烏鴉歸巢，星星密佈的時候拖回去。一日夜二十四小時以內，他祇睡了六小時，然而他並不感到絲毫的倦怠。尤其在野戰的實彈演習的時候，一聲聲天崩地裂的砲響，把一個個火球拋擲在中國的大地上，燒焦了多少的青草和枝樞。然而這些被燒焦了的青草和枝樞，就像使他憎恨的中國人的屍體一樣，躺在地上，正可以加添了他工作的愉快和勝利的信心。「皇軍是常勝的」這句話已經不再是教官口裏的說教，而簡直好像是出於井上豐自己口裏的心聲了。

現在的井上豐，已經是變得愛聽車輪砲的怒吼，愛看一個個血紅的火球在天空中飛，飛，而且好像只有這種車輪砲的怒吼的音樂，才是可以使他覺察到生活的意義。他好像活着就是爲了要拉車輪砲的發火線。他好像活着就是爲了要殺人。「轟！轟！」他不斷地拉着發火線，不斷地推動着砲身，不斷地在頭腦裏旋轉着：「殺人啊！殺人啊！」他的思

想，他的動作，他的生活的目的，已經是變得那麼的單純了，他常常嘻開了滿嘴金牙齒的嘴巴，癡笑，他的眼白上佈滿了紅筋，他已不再有人性，不再是一個人，他已經是一頭活着爲了要殺人的野獸了。

「猛訓練！」這是多麼動聽的一個名詞啊！

而在猛訓練裏，無數的像井上豐一般的年青人，都變成了無數的殺人的野獸！

加藤野戰砲部隊搭乘了戶田丸運輸艦，從大連，上海，轉往九江登陸以後，第一次大顯身手的戰鬪，便是瑞昌的爭奪戰。據說這次戰鬪祇運用了加藤野戰砲部隊的五分之一的兵力，然而他們已經把瑞昌轟得幾乎成爲一片白地了。困守瑞昌的中國兵，足有一整營，犧牲在加藤相之助部隊長指揮的連珠一般的砲轟裏。當井上豐推着他的車輪砲，跟踉跄跄地來到瑞昌前線的時候，川崎陸戰隊的先頭部隊已經進了瑞昌城，一些中

國散兵的零星的抵抗也被消滅了。「唉，祇遲了一步，也就僅僅祇遲了一步。」井上豐有些懊喪了起來，因為這第一次，這多麼吉利的第一次，他的砲口竟就沒有出過一縷黑煙。

井上豐睜大了密佈紅絲的眼睛，半帶憤怒，半帶喜悅，挺直了胸脯，把車輪砲帶在摩托車的尾部，讓自己安安頓頓地坐在摩托車裏，打中國兵的屍身上開過去的時候，就像一個總司令一般檢閱了戰場上的斷垣殘壁。但沿着公路過去，他長時期地呼吸在死人的血腥和火藥的氣味裏，他的心有些微微地動盪了。而尤其當他看到了在瑞昌街上的那些中國傷兵的被槍殺，那已死而還在牽動着的屍身，使他有一些說不出的戰地哀涼的感覺。「這到底不是青草和枝榩，這是人，這是一樣的人呵！」他的心裏這麼想。但這樣的感覺，也祇像閃電一般地很快地過去了。

第二天，加藤部隊長在廣場上訓話：他證明皇軍是常勝的，永遠不會受到挫折，從鴨綠江一直打到了九江，而現在眼看着漢口又要落在皇軍的手裏了。他把中國兵稱爲「支那豬」，他杜撰了許多支那豬殘殺皇軍的故事，他使聽的人充滿了不可遏止的憤

怒，憎恨和詛咒，因此接着粗暴地宣誓：

「要報復！」

「要報復！」全體的砲兵從憤怒裏吼叫了起來。

「要殺盡這些野蠻的支那豬！」

「要殺盡這些野蠻的支那豬！」全體的砲兵都高舉了他們的右手，好像在向天皇宣讀了自己的誓言。

這一天，井上豐並且把自己的誓言寫到紙上去了。他在寫給父親和妹妹花子的信裏是這樣說的：

「我已把生命交給了天皇陛下，我要用大日本的文明來殺盡這些野蠻的支那豬！」

從瑞昌到陽新，沿途沒有遭遇到嚴重的抵抗；從陽新到大冶，而尤其快到鄂城的時

候，戰鬪愈演愈烈了。

井上豐的車輪砲第一次出煙，是在大治。「轟轟！」他聽到了自己砲口的親切的吼叫。「轟轟！」他的每一根神經被這些天崩地裂的砲聲震動。他有些不可壓抑地喜說起來了。他睜圓了密佈紅絲的眼睛，殺氣騰騰地不斷地拉動發火線，推進着砲位。幾乎每轟射了三次，他的砲位便隨着陸戰隊的背影向前推動。

當井上豐的車輪砲推到大治東郊的時候，郊外散散落落地躺着中國兵的屍體。這些中國兵有的被轟去了手臂和頭顱，有的被轟得肚破腸流，血肉模糊了。然而井上豐卻記起了加藤部隊長的故事，他狠狠地咬緊了牙關，帶着仇恨，有意用自己的車輪砲打這些「野蠻的支那豬」的身上滾過。於是一種清脆的聲音傳到了他的耳鼓裏：

「吱——吱——啞啞！」

「吱——啞啞——吱！」

這些都是屍體的肉和骨骼破碎的聲音。然而這聲音在井上豐的耳朵裏卻竟成爲

一種享樂的音樂。他多麼愛聽這種音樂的美妙的合奏呵！

帶着一顆勝利和愉悅的心，加藤部隊進入了大治。但帶着一種沉重和緊急的情緒，加藤部隊的野戰砲陣線，卻幾乎膠着在鄂城的郊外了。

原因之一，是爲了「支那豬」也有了大砲的還擊，而且有時也居然有一兩架飛機盤轉在頭上，來搜索加藤部隊的野戰砲砲位。

這時候，在「猛訓練」時期訓練得相當機警的井上豐，在偽裝的掩護下，不時移動着砲位，也不斷地發狂一般地發射着砲彈：

「轟——隆隆！」

「轟——隆隆！」

車輪砲不斷地怒吼着。井上豐的耳朵裏充塞了巨大的雷鳴，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了。密佈紅絲的眼睛永遠睜大着，僅僅在抽拉發火線的時候才狠狠地震了震。他的動作非常靈敏，但卻是那麼機械。他幾乎像一架機器似的擺動着。他的頭腦裏清淨得不染

絲毫的塵埃，只是「轟轟」一切都是變得無有了。整個的世界幾乎僅僅是爲了轟射這架車輪砲而存在的，而且整個的世界上也似乎祇有他一個人，祇有這位井上豐是活的，是動作着的，是文明的，是天經地義地拉扯着發火線的。他甚至忘記了這一個個的火球不斷地飛去，到底是爲了什麼，他忘記了朝鮮的家，忘記了那個活潑可愛的十八歲的妹妹花子，更忘記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內心熱辣辣地，正好像有一肚皮的炸藥立刻要爆發出來……

井上豐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架機器了。

直等到發熱的砲彈筒換了四次以後，井上豐才看到前進的信號，於是推動着他的車輪砲，從無數的死屍堆上闖進了鄂城的東大街。

這一次，他纔真正地嚐到了戰鬥的滋味。

在鄂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沿着公路再度出發了。

鄂城以下的一連串的市鎮，遭遇了特別堅強的抵抗。樊口，華容，葛店，油房嶺，鮎魚澗，一直到武昌城，反覆衝殺了整整有七日夜。這些時候，眼看着同伴一個個倒在戰場上去，然而井上豐卻毫無畏縮的心，他像一頭野獸似地蠻幹着，拉着發火線，不斷地命令那個裝置砲彈的小笠原加快他的速度：

「快！快！要加快！」

可是小笠原卻實在再也接不上力了，他急促地喘息着，嘴裏有些咕嚕：

「快有鳥用！你不看看前面的目標啊？」

井上豐聽清楚了小笠原的話，使用粗大的右掌，在小笠原的臉面上，結結實實地打了一巴掌，他咆哮：

「你，還是躺下來裝死吧，馬鹿夜郎（註）」

（註）馬鹿夜郎，讀作 Bakayooroo，罵詈之語。

於是井上豐一個箭步，推開了小笠原，搶過小笠原手裏的砲彈箱，急急忙忙地把砲彈裝入彈筒，然後又立刻退下幾步，咬緊了牙關，睜圓了密佈紅絲的眼睛，狠狠地拉着發火線：

「轟——隆隆！」

「殺光這些支那豬，馬鹿夜郎！」

他興奮得這麼嘮叨着。額上的汗珠，大點大點地滴下來了。

「轟——隆隆！」

「咱們皇軍是攻無不克，是神明保佑的，是常勝的軍隊，——馬鹿夜郎！」

「轟——隆隆！」

每發一次砲，他總像回聲似地咆哮了一聲，罵了一聲「馬鹿夜郎。」他滿臉都是油汗，砲煙的煙灰抹黑了半片的臉，然而他不管，他像一頭野獸似地橫衝直撞着，一會彎下了腰，一會又怒吼了一聲，一會又咬緊了牙關，汗從額角上像雨一般的掉下來，他的黃色

的制服就像浸溼在雨水裏，而他卻仍然不管這一切，他一味地拉着發火線：

「轟——隆隆！」

「轟——隆隆！」

從油房嶺到沾魚溪這一段路程，井上豐是用獨個人的力量來駕馭着這尊第一百零三號的車輪砲的。在武漢攻略戰最後的一仗裏，井上豐簡直像一個瘋子，他發狂一般的咒罵着，轟擊着。而結果，正如井上豐想像的一樣：常勝的皇軍終於是勝利了。

井上豐在一輛高大的軍用卡車裏，兩手握著車輪砲的把手，做出一種威武壯嚴的推動的姿態，在肅穆的武昌的街道上，作着「入城式」的凱旋行進。

加藤部隊長對於井上豐的驍勇特別記了一次功，並且把他的「偉業」記下來，朗誦給全部隊的士兵們聽。於是井上豐變得更驕矜了，他張大了滿是金牙的嘴，嚙笑着，密佈紅絲的眼睛滾動着，欲說無語地，用卑視的目光橫掃着站立在隊尾的小笠原次郎。

這天晚上，井上豐得意地坐上一張桌子的旁邊，用那勞動過度的顫抖的手，寫下了

一封家信，他說：

「至少給我轟掉了一千隻以上的支那豬，真是馬鹿夜郎！」
現在的井上豐，已經是變得那麼的驕傲和野性了。

在武漢居住了一個月，井上豐又參加了長沙的大會戰。「轟——隆隆！」「馬鹿夜郎！」「轟——隆隆！」「馬鹿夜郎！」井上豐已經完全失却了人性，像一隻野狗似的在戰場上奔突了。「皇軍是長勝的！」他始終咬住了這個信念。

從長沙，井上豐又順利地到了衡陽，從衡陽，推着這一百零三號的車輪砲，在井上豐不斷地拉動發火線，不斷地咒罵着「馬鹿夜郎」以後，他又順利地到了桂林。

「這真好像在做夢吧。」

井上豐有些不能自信地在頭腦裏傲慢的笑了起來。

而這時候，從一隻小巧的背囊裏，井上豐拿出了那些分發給他的慰問信和他妹妹花子寫給他的信。這些慰問信的寫作者，都是些不相識的人，有一封甚至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學生寫下來的，他說：「偉大的勇士殺呀，殺呀，爲了爸爸和媽媽，爲了我們的大日本，殺呀，殺呀！只要再殺他一年，我們都可以到大陸上來和你見面了。我們的歷史教員鈴木喜代先生說：太陽從東方爬起來，很快的落在大陸的身上；大陸是屬於太陽的，沒有太陽的大陸是沒有文明的偉大的勇士呀！殺呀，不顧一切地殺吧！」

每看到這些「天真」的句子，井上豐就感到勇氣百倍，那密佈紅絲的眼球，就好像灼熱得快要跳出來的一般。

而從飛機運送過來的，他妹妹從朝鮮寫來的家信，那種寬慰的語氣，更助長了他不顧一切的野性的嘶殺。不是麼，每次來信，他妹妹總是這麼說：「家裏有我，你放心吧。父母親大人雖然年老，生活雖然不像太平時候的安適，但這到底是戰時，吃一些苦，那又算得了什麼呢？現在，聽到了你又打了勝仗，殺掉了這麼多的支那豬，父親快活得每天嘻開了

嘴。哥哥，爲了報答天皇陛下賜給我們的恩德，爲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幸福，你不顧生死地向前衝吧，你的妹妹和全國的同胞都願意作你的後援！」

井上豐讀着看着，一絲笑意便閃現在他的嘴角。他很傲慢而野性地想：

「日本皇軍是常勝的，我應當交出最後一滴血，我應當不辜負他們的願望，去殺盡這些支那豬！而這些愚蠢的支那豬，真是——馬鹿夜郎！」

於是，從桂林到永寧，井上豐發瘋一般地推着一百零三號車輪砲：

「轟——隆隆！」

在榕江的一戰裏，井上豐幾乎快樂得狂叫：

「呵哈，重慶，這支那豬的重慶就在眼前了！馬鹿夜郎！」

於是說着，他咬緊了牙關，狠狠地抽拉着發火線：

「轟——隆隆！」

「轟——隆隆！」

然而，那想到在獨山的一戰裏，像密雨一般的敵人的砲彈，其中有一顆，竟無巧不巧地掉落在井上豐的一百零三號車輪砲上。

也來不及喊一聲「馬鹿夜郎」，井上豐滿臉血污，周身破碎，在爆炸的黑煙裏倒在戰地上睡覺了。

井上豐已經昏暈了過去。那密佈紅絲的眼睛安息地緊閉着，再也不敢向重慶的方向貪婪地張望一下。

當井上豐清醒了過來，覺得滿身熱辣辣的沁痛，那已經是在受傷以後的第三天，躺在戰地醫院的臥場上了。

經過了長時期的醫治，開了一次刀，調換了五個治療的醫院，井上豐總算安全地歸返到上海。

一切都很平靜，除了井上豐的右腳少了五個腳趾以外，一切都恢復了常態。

像一枚石子掉入了湖面，意外的事件是突如其來的。

當美國的原子彈訪問了廣島和長崎以後，日本屈膝了，「大東亞共榮圈」立刻成爲泡影，日本的本土和屬地立刻成爲聯合國的管制區。

作爲驍勇的戰地英雄的井上豐，跛着腳，多麼溫順，而且好像是多麼心服意願地，臉帶着苦笑，進入了上海的日本戰俘集中營。

井上豐回到了釜山，是由美國運輸艦遣回本土，然後再轉往朝鮮的。

釜山已經是屬於美國的管制區了。

一切都很平靜。

除了井上豐的右腳丟失了五個腳趾，和釜山的街道上被蘇聯飛機的炸彈留下一些損壞的痕跡以外，一切都很平靜。

然而井上豐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他跛着腳，向他所有熟識的人打聽，人們都回報冷冷的譏諷……

「對不起，不知道。」

而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則比較誠意地對他說：

「就我所知道，井上知鐵男先生和他的太太，是被蘇聯飛機炸死的。至於花子小姐，那我就不能說了。」

這就是最詳細的回答。

在回答的人陪着一陣歉意的冷笑以後，又恢復了常態。

一切都很平靜。

有誰能夠告訴井上豐呢？他的妹妹，這位明眸似水的漂亮的花子小姐，這位曾經寫過「大東亞共榮圈的幸福」的前進的女鬪士，在父母雙亡無法生活，在美國佔領軍控制朝鮮南部以後的第五個月，剛巧在井上豐回到釜山以前的兩個星期，進了一家專門接待美國士兵的妓院裏做了第一等的「藝妓」了。

花子已經改名爲百合子。

她在脂粉的賣笑裏，永遠永遠地，和他的哥哥隔離到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去了。

而井上豐的確好像給掉落到了可怕的深淵。

他貧困。他無法生活。

一切熟識的親友們都已經被戰爭熬得抬不起頭來。他們苟延殘喘地掙扎在生活
的邊緣上。他們眼看到殘廢了的井上豐可憐，但是誰也無法伸出救助的手。

井上豐流浪在街頭，跛着腳，正像一枚從車輪砲的砲口裏吐出來的火球，誰也不敢
接近他，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一位曾經在戰地轟殺過無數「支那豬」的「民族的英雄」
啊！

然而僥天之幸，一個月以後，井上豐終於得到合適的職業了。

他在釜山北區的一條石子上路，像推着一尊車輪砲似的，推着一輛破舊的糞車：

「轟隆隆——轟隆隆！」

他跛着脚，雖然不像在戰場上那麼的英勇和野性，然而他挺直了胸脯，低傾了頭，那麼嚴肅地擺動着他的腿，密佈紅絲的眼睛圓睜着：

「轟隆隆！轟隆隆！」

當糞車推到馬路的轉角，需要旋轉的時候，井上豐用他「猛訓練」時代熟練的手法，輕輕地一帶，糞車便運用自如地轉向了，於是他繼續沉着地推：

「轟隆隆！轟隆隆！」

而有時候，爲了石子路上的凹凸不平，糞車常常會突然地蹣跚，黃色的漿液便像開花的礮彈一樣，從鐵板蓋的隙縫裏，毫不吝嗇地噴射出來，直飛濺到井上豐的毫無血色的臉上和嘴上，然而英勇的井上豐卻不顧一切，好像咬住了「皇軍是常勝的」信念一樣，面不改色，那麼堅定地推：

「轟隆隆！轟隆隆！」

井上豐這樣地勤勉於自己的工作，對於他的「偉業」自然再也不會有加藤部隊

長來「記功」了，可是他驕矜地擰笑着，密佈紅絲的眼睛不住地滾動着，用卑視的目光睥睨着一切，好像在說：「至少給我轟掉了一千隻以上的支那豬，真是——」

真是，一切如臨大敵，像在戰場上抽拉着車輪砲的發火線時候一般。不過現在的井上豐，所差別的，是再也說不出「馬鹿夜郎」了，他悶悶地緘默着，像僅僅需要從糞車的聲音裏來安慰他的靈魂似的，沒命地推動着糞車：

「轟隆隆！轟隆隆！」

這「轟隆隆」的聲音，雖然是那麼輕佻，好像跟井上豐的威嚴開玩笑似的，可是井上豐，這位經過「猛訓練」的「民族英雄」，能够製造這樣的車輪砲似的「威嚴」的聲音，這也該是常勝的皇軍有史以來的優良傳統吧。

所以說，僥天之幸，井上豐才是真正的獲得了他「理想」而「合適」的職業了。

但是在一個月以後，報紙上卻突然刊出了這樣的一條新聞：

「糞車夫井上豐」

投日本海自殺」

而據報載的井上豐的遺書說，他自殺的原因，是爲了他發現了自己的糞車號碼。

盡職的新聞記者，照例地，在井上豐遺書的末後，自動地加添了一個註解：

「按：井上豐之糞車，爲一百零三號。」

從此，這位黷武主義者製造出來的年青劊子手，便這樣地結束了他的短促的一生了。

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能够知道井上豐到底是爲了什麼天大的了不起的事情而死的。這似乎永遠是一個謎。

吉田秀雄

吉田秀雄第一次到施高脫路D卅六號的時候，是穿了一身日本戰時的國民軍服，胸口那裏掛了一個圓形的徽章，他的背後跟隨了兩個日本憲兵。他一走進會客室，就很兇狠地向會客室的四周巡視了一下。「嗯，不差，可以可以。」他的嘴裏咕嚕着。隨即他放下了帶來的手杖，毫不客氣地坐到那隻靠近窗口的沙發上。

「這裏坐吧，這裏坐吧。」他好像是這座屋子的主人，很和善地招待着他帶來的兩個日本憲兵。

日本憲兵和吉田秀雄都坐在沙發裏，他們抽着煙，用毫無顧忌的聲浪談笑着，那聲調粗曠而宏亮，一直傳到了我的三層樓的臥室裏。這時候我的一個女傭跑來報告了，她說三個日本人坐在客堂間裏，他們正等待我下去談話。我匆匆地走下樓梯，我對這次意

外的訪問很有些擔心。

「這一位，就是錢先生吧？」吉田秀雄眼見我拖了拖鞋，很關心地走到他的面前時，他便翻了翻手裏的一份畫着表格的卷子，連頭也不值得抬起似的，很不客氣地用鼻音哼出了這麼一句。

「是的，我是。」我仍然站立着，這樣回答。然後我很小心地這樣問：「請教您貴姓？到這裏來有什麼貴幹？」

於是被問的人遞給我一張名片，這上面印着四個字：「吉田秀雄。」遞過了名片以後，他又用沉重的鼻音回答我，他說：

「我是吉田秀雄。我是日本駐滬領事館的顧問。今天我奉了命令，來到這裏通知你，限你在一個星期以內搬到別處去，你的屋子已經規定由我來居住。」

「搬到別處去？而且是一個星期？」我說。「叫我搬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不管。這是我們上面的命令。這個D邨裏的全部中國居民，都要搬出去的！」

「可是……」

可是不等我回答，吉田秀雄站起來了，他蹣跚着一隻左腳，提起了擱在牆壁上的手杖，怒冲冲地打鼻子裏吆喝：

「那麼，驚吵你了，我們一星期以後再見！」

吉田秀雄用手杖敲着地板，帶了兩個憲兵的篤的篤地走出去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呆呆的站立着，一動也不動。

這是美日戰爭爆發以前一年的事。

美日戰爭以後，非但是D、邨，整個的虹口區域幾乎都被日本僑民佔有了。後來日本的僑民愈聚愈多，連舊英租界和法租界裏的大廈，也整批整批地被日本憲兵勒令遷出，由日本僑民來分別佔領。他們幾乎不費絲毫的代價，而搶奪了全市最大且具有最現代化設備的建築。

抗戰經過了八年，中國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在勝利以後的第四個月，我由

於日僑管理處的准許，在一位管理處職員的陪送下，又到了D邸六號的舊居，和吉田秀雄重又見面了。

吉田秀雄已不再有當年的神采，他哭喪着臉，滿頭亂髮，一件西裝襯衫的背上補了一大塊破洞。他那戰時的國民軍服掛在壁上，已是破舊不堪，而且那些袖口和腳管都已開了花。他赤着腳，坐在席子上。屋內已經空無所有，那些比較笨重的傢具都已經出賣了，留下的一些是孩子的尿布，面盆手巾，以及燒飯用的鍋子、杯碗湯瓢之類。他的妻子坐在席上抱着一個孩子，孩子啼哭着。破爛的被褥團在屋角，一冊日文書籍被撕得粉碎，飄了滿地。吉田看見我們進來，便趕忙從席上站起，很恭敬地把兩手垂下，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莫非是錢先生吧？」吉田秀雄並不會忘記我，他很拘謹地向我這樣招呼。

「是的，我是。」我這樣回答。

這時候同來的那位日僑管理處職員，遞給他一封書面命令的信，那信上這樣說着：

爲了原屋主錢君遷回居住，限他在三天以內遷併到恆升里的小笠原秀實家裏去。

他讀罷了信，很恭敬地點了點頭，但仍然用他沉重的鼻音很寂寞似地說：

「噫，不差，可以可以！」他舉起右手，抓了抓蓬亂的頭髮，似乎有意討好似的加添一句：「噫，錢先生，我們大概在後天下午可以搬清，您可以在上午把行李搬進來，免得給別人捨了去，多惹麻煩。」

我和吉田略略寒暄，便告辭了出來。吉田拖了木屐，一直送到我們弄堂口，很恭敬地垂下雙手，作了一個九十度的告別禮。

第三天的上午，我把三隻沙發裝了一輛榻車送去。當沙發剛到六號的後門口，吉田已經恭候在那裏，準備交出那後門上的鑰匙。這時候的吉田依舊穿了那套破舊的戰時國民軍服，但是他已再也不帶那枝手杖，而且他眼見了沙發需要搬到三樓去，他便自告奮勇，用自己的背脊頂住了沙發，和那榻車夫一隻一隻地搬上去。他這樣的效勞使我有些過意不去，我便買了幾包香煙送給他。

「錢先生，我不能受。實在，不瞞您說，這裏的水電費和自來火的錢，積欠不少，這一點，我想請您幫忙。」他交出後門鑰匙的時候，終於紅了臉，向我這樣說。

「那沒有問題，」我說，「將來你即使回國以後，我還是要和你做一個朋友。這一點點，請你收下吧。」

他推却再三，但終於收下了。他的臉上泛起了一陣自慚的紅暈。他呆呆地站了一會，似乎正回憶着他的過去的作爲，但隨即又是如夢初醒似的，猛然地抬起了頭來，舉起那粗糙的手，和我握別。

他的眼眶裏充滿了感激的熱淚。

他攜帶了香烟，返身走去了。他已不再跛脚，再也用不到手杖，但是那破舊的軍靴敲在冰冷的水門汀上的聲音，的篤的篤，顯得是多麼的淒惋和寂寞啊。

野口喜三八

在一次旅程的中途，我遇到了野口喜三八。

我們的船在一塊小小的岩石邊停下來了。船靠定了岸，船上的三個水手立刻從船頭和船尾跳到岩石上。那原先站在船頭上的水手，一個赤鼻子，長耳朵，而且說話的時候帶有沉重的口吃的本地人，他把手裏的篙子往蘆葦裏一擲，拉直了喉嚨喊：

「岸上有有人哪，很很很多人，恐怕出出了什麼勞勞勞什子的亂子囉！」

說着，他用手拍了拍屁股上的泥灰，就帶領了另外的兩個水手，不顧船裏的旅客，拐轉了頭，從岩石上一跳，便越過了低溼的蘆葦蕩，直奔到灘岸上的旱田裏去了。

船裏的旅客都吃了一驚，大家攀住了船舷，拉長了頸子，跟着那赤鼻子水手奔跑的方向看去的確，在長滿了亂草和花筭梗的旱田裏，一羣人正圍聚在一起，亂哄哄地吆喝

着。他們有時嘩然地四散開來，但又立刻像蒼蠅一般地圍攏去。

船裏的旅客們驚奇了。一些女人很慌亂，她們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抖抖索索地縮到自己的座位裏，一面還咒罵着那些多事的水手。一個老年人看了以後，嘴裏不住地咕嚕着，以爲這是一次不祥的預兆。但是，一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卻不怕這是在日本皇軍統治下的地區，由於一種好奇心的慫恿，也學着那幾個水手的樣，跳到岩石上，越過了蘆葦蕩，直向灘岸的旱田裏奔去。

我也夾雜在他們的羣裏，站立到圍聚的人叢的前端。

我睜大了眼睛，幾乎有些不能信任自己的視覺：那躺在地上泥潭裏的，頭上和身上披了破得一絲絲的，像從垃圾桶裏檢出來的破布的東西，到底是一個人呢還是一條狗。他把殘敗的破布緊緊地蓋住了頭，從頭蓋和頸子一直到脚跟，用他全身的氣力緊緊地包裹着。他似乎曾經跋涉過潮溼的窪地，因爲那破布上的爛泥和尚未曬乾的水漬可以很清晰地看見。他的全身似乎有些顫抖，在那裏不住地搖擺。然而他癱在地上，像一個臨

死的病人似的，一句話也不說，連一聲輕微的呻吟也沒有。

於是圍繞在四周的人們指點着他，用異想天開的話來訴說着，編造了一些新奇的故事。也有一些富於冒險的年青小伙子，拾起一根枯萎的蘆葦向他的身上鞭打，看他有怎樣的反應。然而他一動也不動。有一個把髮辮纏在頭頂裏的鄉下人，他是那樣的忠厚和樸實，踉蹌地走近那泥潭的邊緣，俯彎了腰，用一口濃重的土話叫魂一般地喊：

「爲啥不說話啲？啗啲（你）到底是人啲還是舉（鬼）啲？」

然而那躺在泥潭裏的人還是一聲也不響。爲了骯髒，誰都不敢動手去拉他。但這時候，那赤鼻子水手卻看得似乎不耐煩了，他很快地箭步上前，用他那粗糙的手，抓住了團在地上的破布，用力一撕，只聽得「嘶」的一聲，破布給撕去了一條。

「啍！啍！啍！啍！」

躺在地下的「東西」發出一聲粗魯的叫聲，像是一聲狗叫，誰也不能聽懂那是說些什麼。

圍繞的人們聽到他的吼叫，吃了一驚，嘩然地向四面散開，但隨即看看那東西仍然沒有動靜，便又很快地圍繞了攏來。赤鼻子水手在看到自己的努力毫無效果的時候，便又再度抖抖擻擻地走過去，俯下身子，用他的兩隻手同時抓住了破布，使勁地把它掀落下來。

破布終於在他掙扎和「啾囉」聲裏給掀開了一大半，他那長滿了鬍鬚的臉頰終於給人們看到了。

「啊！是人喲！」

人們異口同聲地這麼嚷。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那破布中夾着的一個青布帽子——那青布的睡帽邊沿上，用白色的花線繡了三個正楷的日本字母：「ノダチ」。

「呵！那是一個日本人啊！」

我不禁這樣地呼喊。

而這時候，這原先蜷縮在破布裏的日本人，已經坐直了起來，睜大了眼，用他驚奇的目光掃射着四周的觀客。他似乎正在找尋一個隙縫，想從那個隙縫裏立刻逃走。

人們吶喊着，叫喊着，但又突然從嘈嚷的聲音裏靜止了下來，似乎大家屏息住氣，觀看着那日本人的奇異的目光。

「你是誰？從哪裏來的呢？」正當人們瞠目相對的時候，我自告奮勇地走上去，善意地和他談話。

坐在地上的日本人聽到我用日語向他發言，他驚駭了，他用右手擦了擦眼睛，向我呆呆地注視了一會，然後突然，像看見了一個救護他的親人似的，他丟掉了那繡着日本字母的睡帽，很敏捷地跪倒在我的面前。在他連連地磕了幾個頭以後，便歇斯里地哭泣起來。

我於是開始和他用日語來談話。他俯伏了身子，連頭也不敢抬起，帶泣帶話地訴說着他悲慘的遭遇。他說他是被徵入伍的壯丁。他說他們的米內部隊從東京，東四省而轉

帳開拔到金山縣的朱涇鎮上來。他是被編入水上陸戰隊裏的，然而南洋在打仗，兵艦全部調在南洋，水上陸戰隊的新兵只能駐紮在陸地訓練，一方面可以補救陸上防務的空虛。他講到了自己的家庭，他有一個年近六十歲的母親，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他結婚才只一年，孩子還不到一歲，然而他不能違抗軍閥政府的命令，他啼哭着和老母妻女別離，被徵到中國來從事訓練。他說他不怕到火線上去被敵人打死，「死了什麼也都不知道了，」然而偏偏他在後方被人斬割——那是怎樣的一種斬割呢？「可怕呵，」他說，「那個有着一雙貓頭鷹眼睛的川端信三郎，天天逼着我們把自己的頭浸在一臉盆的水裏，閉住了嘴，停止了呼吸——浸在這滿盆的水裏，一分鐘，兩分鐘，一刻鐘……把時間一次一次的拉長，鍛鍊我們在水裏的生活。要是有人誰耐不住悶，把頭從水面上偷偷地抬起，他便會得被苛厲的鞭打。」說着，他用右手拉起了遮蓋在腰上的襠褌的衣服，在他的皮肉上，我們便看到了可怕的血痕，那給鞭打過的駭人的創傷。

他啜泣了，搖擺着身子，像是不勝疲憊的樣子。

全場的人都是鴉雀無聲，用好奇的目光側視着，傾聽着——雖然他們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

野口喜三八略略抬了抬頭，巡視了一週，然後又用啜泣的聲音告訴我：他是在一個星光閃耀的晚上，怎樣地離開了他站立的崗位，偷偷地，僅僅攜帶了一個他妻子爲他織字的睡帽，從虎口裏脫逃出來了。

那一天的晚上他在一個荒墳的叢草裏睡覺。他曾經聽見他的同伴們在找尋他，而那個吃人的伍長川端信三郎也在一道，他似乎很憤怒地四處搜索着。野口喜三八知道自己的危險，便像一條狗似地在叢草裏爬行，爬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在一個牛棚裏偷到了一個鄉下農人的衣服，他便穿到自己的身上，繼續不斷地逃跑。他一口氣走了三日夜的路程，所遇到的人都是言語不通，所以也無法獲得一些可以充飢的食糧。他在沿路上吃到了一些不是人吃的東西，因此他的體力日減，到了這黃浦江畔的灘岸的旱田裏，他的飢饉的肚腸實在再也發不出一絲熱力，他全身缺乏控制的力量，便準備死在這荒野

的泥潭裏了。他說：「這樣地死，總比悶死在水裏要強些。」

「可是，」我說，「你的家裏不是有老母和妻女麼？」

他幾乎哽咽得不出聲，但停了一會，他卻倔強地說：「死了，什麼也不知道了。」

「可是，」我說，「萬一他們找到了你呢？」

「找到了我那只有槍斃。但我是決不死在他們的槍口裏的。我要自在在的死。我死得讓自己很高興。」

「那末，」我聽了他的話，實在有些感動，「你難道不打算找一條活路來走麼？」

「活路？」他歇斯的里地破涕呵笑起來。「我還有什麼活路呢？到處都是不通言語的人，前面是一條那麼寬闊的大河水，四處都是可怕的殺人的槍口，你說，我還有什麼活路可以走呢？」

我黯然地歎息了一聲。我把野口喜三八的遭遇用簡單的敘述來介紹給圍聚的觀客。人們嘩然地私議着。大家用同情的目光來斜睨他。

這時候，那老實而樸實的赤鼻子水手，似乎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用粗糙的手，從自己的布襖袋裏摸出了一萬塊錢，善意地送到野口的面前：

「這這這，你你你……」

他口吃得說不出一句話，他顯然想要把一萬塊錢送給那跪在泥潭裏的日本人。然而可憐的野口喜三八卻頓了頓頭，搖了搖手，他說：

「謝謝。我拿了也沒有用。我是準備絕食而死的。」

當我把野口喜三八的話翻譯出來的時候，人們嘩然了，大家紛紛地訴說着，用不同的感情和不同的話語來發洩和咒罵着自己的憎恨。

我們繼續在野口喜三八的面前很不耐煩地站立了一會。船上的搭客們遠遠地在呼喊我們了，他們焦灼地催促我們下船，不然的話，到上海去的輪船將要接替不到了。

於是赤鼻子水手揮了揮手，招呼了我們一下，像上岸的時候一樣，率領了另外的兩個水手和旅客們回到船裏去了。

我和野口喜三八點了點頭，道了一聲「再會，」用很留戀的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和他依依地分別了。臨別的時候，他對我說：

「先生，要是您高興，請您把這封信寄到我的家裏去。我知道您是到上海去的。我相信您一定可以替我寄出去。」

說着，他用顫抖的手從那破衣袋裏摸出了他的預先寫就的一封信。信封是那樣的破爛和骯髒，那上面寫着：「東京都小石川區青柳町一大塚七七四，」受信人的名字是「中條芳子。」

我鄭重地接下了他的信，而且答應了他的要求。他那貧血而滿腮鬍鬚的臉上，突然顯露了一陣紅暈，他顯然是感動了。而在目送着我離別的時候，他連連地頓下他的頭，表示他衷心的激動和謝意。

我回到了船裏，再搭乘到上海去的輪船裏。沿途我不住地翻看着那善良的野口喜三八的字跡，那秀麗而端正的字，一直到我丟到郵筒裏的前一刻，我是看了無數次，也閉

緊了眼睛，把野口喜三八的滿腮鬍髯的臉，回憶了無數回。尤其是，他那幽怨而憤恨的啜泣聲，留在我的耳畔，永遠不能消逝。

現在，我和野口喜三八離別了已經有兩年，然而我是多麼懷念着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啊：我會寫信到東京去，然而得不到回信。我默默地禱祝着他會生存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他會像無數善良的人一樣，他的靈魂會永遠活在我們的頭腦裏。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時的難苦

小獅子

九月十八日

蓋世太保

凋殘

小獅子

—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小獅子吃了一顆「東洋丸」倒在石板街上死了。

小獅子是呂巷鎮街上叫賣方糕和飯糰子的小販子。他生來就是一個歪嘴巴，兩隻招風耳朵像兩張梧桐葉，大得出角，走起路來飄呀飄的。和那兩隻耳朵的風味剛巧成一個對照，他的一雙眼睛卻是堅定而炯炯發光。當小獅子憤怒的時候，活像四大金剛裏的享哈二將，把眉毛拉得筆直，睜圓了眼睛，張開了血盆大口，幾乎要把對手吞下肚裏去似的，吆喝着，毫不顧忌地謾罵着。這正如同一隻咆哮的獅子。不過因為他的個子很小，用中國的裁縫尺來量起來，至多大約是三尺帶零，所以人們都叫他做「小獅子」。

但是小獅子雖然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咆哮了一陣，過後卻還是嘻眉笑臉的。這

就是說，小獅子的咆哮只是一種咆哮而已，看來風頭雖健，其實卻是外強中乾的。例如有一次，爲了夏家大出喪，小獅子預定要搨的第三塊硬牌給大六子搨去了，小獅子就不乾休，一把拉住了大六子的領口，豎直了眉毛，睜圓了眼睛，張大了嘴，來勢兇兇地大聲吆喝着：

「這是我的硬牌，不要你來搨！」

對方看見了矮小的小獅子，便不顧他的吆喝，僅僅只是斜睨了一下，欲睬不睬地整轉了頭，沒有和他搭腔。

小獅子眼見對手沒有還嘴，以爲是「喫」不過他，就索性挺直了胸脯，搖擺着一雙招風耳朵，大聲地怒吼：

「怎麼，你應當識相點——放下來！」

這時候大六子可聽得不耐煩了，他覺得自己不應當在王阿八和偷雞阿三他們的面前，所以用他的右手，看中小獅子的胸口就是一下「少林拳」，只聽得「噹」的

一聲，把小獅子打在泥地上滾了三個圈。

小獅子的臉紅起來了，他自愧沒有這麼大的氣力跟大六子「對鬪」一下。當小獅子從泥地上爬起來，才立定了脚跟，準備用手拍去身上的泥灰時，對手卻惡狠狠地用粗大的食指點在小獅子的鼻樑上，打雷似地詈罵：

「×你十七八代老祖宗，你這黃毛小獺狗，你會搨得起這樣重的硬牌？」

小獅子站得筆直，要想拍泥灰的手縮了回來，一動也不動。但善觀旁人氣色的小獅子的眼睛，卻是不住地在打溜：他在偷偷地瞧着大六子的動靜。當大六子快要把右腳抽出來叫小獅子吃「腳板糕」的時候，小獅子就向大六子的臉上「呸」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沫，旋轉了身，一溜煙地逃跑了。

小獅子爲什麼要逃跑呢？

「這算得是逃跑麼？」小獅子滔滔不絕地向旁人解說，「這不能算是逃跑喇！常言說得好：乖人不喫眼前虧，老子就不值得跟他理睬！這種瘟孫，只配打自己人，一見了上海

的外國佬，準會逃得屁尿直流的！」

小獅子這樣解說了一通，不管聽的人讚成不讚成，他卻真像一個「老上海」似的，撮尖了嘴，吹着「口叫叫」得意洋洋地跑到老闆那裏去領方糕和飯糰子來叫賣了。

叫賣方糕和飯糰子的時候，一隻圓圓的破舊的蒸籠，頂在小獅子的頭頂上，小獅子可以不必用手去扶，像帶着一頂帽子似的穩當，一邊走，一邊挺直了頸子喊：

「方糕甜又甜呵，

一塊方糕喫四十錫呵。

飯糰香又香嚶，

喫了飯糰去打東洋嚶！」

的確，這時候的東洋人，已經在蘆溝橋開出了第一個砲彈，報紙上滿是血腥的氣味和外交的談判，這個小市鎮的茶樓裏，也從士紳的談吐中傳染了激昂慷慨的民間的憤怒。小獅子的交易市場，便是這呂巷鎮上的九個茶樓，他從買客那裏聽到了不少憤怒的

故事。這憤怒，融化到小獅子的頭腦裏，便使他很自然地編造了一隻買賣的應時的山歌。人們聽到了小獅子這樣唱，總是半帶玩笑地問：

「喂，小獅子，那末你自己多喫幾個飯糰子呀——多喫了好去打東洋人！」

「哼！小獅子搭訕着回答，『我麼，我才不稀罕這些飯糰子！我小獅子爲什麼叫『獅子』，就因爲我的氣力『大』啊！你懂麼，『大』啊！那些紅鬚綠眼睛的外國佬，看見我小獅子眉毛一抬，就會整轉屁股溜，恨不得腳底上撻些油糊！』」

「那末大前天，」常常跟小獅子哄着笑話的源豐茶樓的開水阿美，跟他半真半假的拌着嘴，「你的硬牌怎麼又給大六子搨去了呢？」

「硬牌？那小事情，小事情，不值得你去提！」小獅子的臉有些紅起來了，但又立刻豎起了眉毛，像突然想到了一件意外事情似的，大聲的說：

「唉，唔，那一天，大六子可就嚐到了我的『味道』呢！你懂麼，我的『味道』糊！」

「什麼味道？」

「大六子給我吐了一臉孔的唾沫！」

「噁，吐唾沫又算得了什麼一回事？」

「唉呀，吐唾沫就打拳頭還要兇，——我就不值得用手去教訓大六子這批傢伙，這些傢伙，真是的，太不值得，太不值得喇！」

「那末什麼人才值得你用拳頭來打呢？」

「打東洋的外國佬！」小獅子睜圓了眼睛，握緊了拳頭，氣勢兇兇地大聲吆喝着，「我在上海的時候，一看見這些紅鬚綠眼睛的東洋外國佬，我就一肚皮的氣，我小獅子可不打自己人，我小獅子生來就是要打東洋佬的！」

二

說起這些「紅鬚綠眼睛」的「東洋外國佬」就應當提到小獅子「在上海的時候。」

那時候小獅子才十八歲，由他的叔叔從呂巷鎮帶到了上海，介紹到法租界小桃園街裏的一家大餅油條店，充當一名販賣大餅油條的小販子。

每天每天，小獅子托着一盤油膩膩的大餅油條，像一個浪蕩子，在小菜場裏，在馬路上，在垃圾桶的旁邊，在公館人家的階沿上，休息着，走着，叫賣着。

「阿要大餅油條嘍！」

「阿要咯啦鬆脆的大餅油條嘍！」

小獅子的嗓子非常宏亮。

尤其在早晨，幾乎把小獅子忙壞了：公館的娘姨，黃包車夫，菜販子，洋行公司裏的小職員，都要向小獅子買大餅油條。

小獅子在一清早，就可以賣掉三盤的大餅油條。每賣掉一盤，小獅子就可以得到五個銅子的拆賬。所以小獅子雖然喊得喫力，但是多麼高興啊！

而最最高興的時候，是那些公館裏的娘姨，嬌聲嬌氣地喊着小獅子的名字，要他走

近來，買他的大餅和油條。小獅子一看見是和他身份相仿的女主顧，他總是加倍的討好，和她搭訕幾句。公館的娘姨們因為小獅子年紀輕，人很忠厚老實，而且土里土氣得可愛，便都高興買小獅子的東西。

而那個交際廣闊，很會打扮的拉都路一家洋公館裏的娘姨蓮花阿六，後來竟把小獅子當做是她的「俘虜」了。

蓮花阿六是蘇州人，說話的時候多嬌啊！

小獅子一聽到她的聲音，人好像就融化在她的聲音裏，周身沒有氣力，幾乎要癱倒在地上了。

蓮花阿六說：

「小獅子，今朝俚替我擦地板！」

小獅子就紅着臉，慌慌忙忙地放下大餅油條的盤子，捲起了衣袖，替蓮花阿六去擦地板了。

蓮花阿六說：

「小獅子，倪東家每天要買一磅牛肉，僚每天到亞爾培路霞飛路口的俄國店裏去買，買了替我帶得來。」

小獅子就每天記在心上，每天買了送過去。

小獅子多麼愛看蓮花阿六的紅嘴唇呀。當小獅子站在蓮花阿六旁邊的時候，一陣的粉香，直撲進小獅子的鼻子裏，小獅子就有些覺得糊裏糊塗了。但小獅子年紀還輕，到底不會像李麻子和范家包車夫那麼的老練，常常帶了蓮花阿六出去「開房間」，他是連對方的手也從來沒有接碰過。

小獅子在蓮花阿六的眼裏，是多麼可笑的一個小夥子啊！

有一天，李麻子要帶蓮花阿六去遊浦東，蓮花阿六就在上一天，跟小獅子商量：

「明天我要到浦東的親戚那裏去，僚到這裏來替我擦擦地板，打打雜差吧。要是倪東家問起來，僚說我在僚家裏做客人。」

第二天，把大餅油條的盤放在一旁，小獅子就在洋公館的地板上擦地板了。但是在十點鐘的時候，一個紅鬚綠眼睛的外國東家，打樓梯上跑下來，用生疏的中國話問小獅子：

「喂，你認識蓮花阿六嗎？」

「認得！」小獅子老實地回答。

「她在什麼地方？」

「在我家裏做客人！」

「你家裏，在什麼地方？」

「在……在……」

小獅子頓時漲紅了臉，再也說不下去了。

紅鬚綠眼睛的外國東家，這時候憤怒到了極點，就用一隻毛茸茸的手，在小獅子的臉頰上接連重重地打了四記耳光，一面大聲地咆哮：

「你是同黨！你是同黨！一隻鑽戒，一隻手錶，給你串通阿六拿去，快拿出來，拿出來！你這個豬儼，送你到工部局裏去！」

小獅子忍着痛，想來又想去，像一個呆子似的，總也想不透什麼叫做「公婆局。」他想「公婆局」也許就是蓮花阿六的男人的家裏，那末這樣說來，難道蓮花阿六已經出嫁了麼？但即使是已經出嫁了的女人，他也作興替她擦擦地板，幫她的東家做工。可是現在的東家，這個外國佬，竟莫明其妙地打起小獅子來了，還胡說八道地冤枉他，說他拿了東家的東西。——這怎麼成？這明明是要把一個好人當做一個壞人！

「我是……我是……」小獅子比比嘴，想聲明自己的身份，然而那個紅鬚綠眼睛的外國東家，卻不顧小獅子的申辯，走到近門口，看見放在門腳邊的一大盤大餅油條，就用兩隻像城磚一般笨重的皮靴，在大餅油條上亂踏一陣，看見大餅油條踏爛了，盤子踏破了，然後倒退一步，用足了氣力，用他的右腳滾上一個「飛腿」，於是盤子像一個土皮球，嘯的一聲飛到院子裏去了。

小獅子眼見自己的喫飯傢伙給踏爛，想到老闆的面孔，想到自己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了，一陣憤恨冒上了他的心頭，使他長出了一身勇氣，便不顧一切，跑到外國佬的附近，大聲的說：「你賠我！你賠我！」

外國佬用陰險的笑來回答小獅子。他慢慢地走到小獅子的面前，於是立刻又板起了面孔，像一隻吃人的老虎似的，一把抓住了小獅子的領口，於是用手打，用腳踢，把小獅子打得像一個爛冬瓜，拾在他的手裏脫不了身。小獅子滿嘴是血，嘴唇腫得像葡萄，連哭聲也顯得嘶啞了，但是那外國佬還是不斷地劈拍劈拍地打。後來幸虧小獅子的衣服撕得像雪片，再也不容易抓得牢牢的，小獅子便趁了這個機會，雖然已經受了重傷，卻還鼓足了全身的氣力，忍住腫痛，一溜煙地逃了出來。

這一夜，小獅子鑽在一隻垃圾桶裏養傷。

第二天，小獅子像祇有三隻脚的狗，一搖一擺地，找到了他叔叔的工廠裏。

就這樣，小獅子在上海賣了兩個月的大餅油條，重又回到呂巷鎮上來，兩手空空，他

沒有帶回一點什麼。

帶回來的，只是對於外國佬的仇恨。

三

即便在十七年以後的今天，一提到「外國佬」，不管是西洋或是東洋的，在小獅子的頭腦裏便留下了一個可怕的紅鬚綠眼睛的魔鬼一般的影子，他憎恨，他要復仇。

「這些外國佬，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他到處對人家這樣說。

這時候，「七七」的事變發生以後，上海的「八一三」事件又發生了。在這個離開上海並不太遠的金山縣的小市鎮上，充滿了激動，傳遍了濃烈的「打倒東洋」的抗日氣氛。

於是，從縣裏派下了教官，「民衆自衛隊」也組織起來了。

小獅子自然不能例外，他懷着仇恨，他要加入這個打倒外國佬的民衆的隊伍。但是第一天，當小獅子去報名的時候，他的體格就首先不及格。

這不單是因爲小獅子太矮，而且也太輕——他祇有七十磅！

「怎麼辦呢？」那檢驗體格的軍醫官說，「按規定，你沒有資格進來。」

「可是，」小獅子漲紅了臉，不勝感歎似地說，「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曾經打過外國佬！」

「可是現在是真的打仗啊！」軍醫官對他說。

「可是老子就不怕！老子素來不打自己人，老子就愛打外國佬！老子生來就是要打外國佬的！當我在上海的時候，當我在上海的時候……」

軍醫官用斜睨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打量了他的身材，搖了搖頭，旋轉了身去檢查另一個壯丁的體格了。

小獅子就這樣在自衛隊裏落了選。

當人家用譏諷的語調，有意問小獅子爲什麼不加入民衆自衛隊去打外國佬的時候，小獅子便這樣回答：

「打外國佬，就不需要加入什麼『隊』的。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就一個人打過外國佬……你懂麼，就祇有我一個人！」

所以小獅子就準備「一個人」來「抗日」了。

但對於那民衆自衛隊每天早上的操練，小獅子卻非常熱心，利用着賣方糕和飯糰的方便，總是托了蒸籠，在每天早上四點半鐘的時候，就到了草場上，哇啦哇啦的喊：

「飯糰香又香，

喫了飯糰去打東洋嘍！」

而其實，小獅子是假借了賣方糕和飯糰的機會，來偷偷地學習自衛隊的操練的步法和槍法的。

這在小獅子的做了市鎮上頑皮孩子的大王，教導他們「作戰」的一點上便可以

看得出來。

大約在自衛隊成立後一個月，在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小獅子把蒸籠往地上一擺，捲起了衣袖，拉直了喉嚨，站在一小隊從八九歲到十四五歲的小孩子面前，發號施令起來了：

「立——正向右看——齊！」

孩子們都高興聽小獅子的話，因為每天跟着小獅子這樣「胡纏」一陣，他們每個人都能夠喫到一塊方糕。

人們看見小獅子板起了臉，正正經經地「教練」，都帶笑不笑地，要跟小獅子打趣：

「小獅子，你訓練的倒是一隊老爺兵！」

「呸！」小獅子睜圓了眼睛，結結實實地吐了一口唾沫，照例要用「上海」來壓倒人家：「你懂麼，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就看見過童子軍——這就叫做童子軍嘲！」

「童子軍要來有什麼用？」

「就要打倒這些紅鬚綠眼睛的東洋外國佬！」

「東洋外國佬麼？」聽的人總要笑起來，「東洋外國佬就不是這種紅鬚綠眼睛的！」

「誰說不是？」小獅子撇了撇嘴，有些不值得跟人家多辯的樣子，邊走邊咕嚕着：

「誰說不是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就親眼看見過，而且我還跟他打過架，懂麼，我親自打過架的喇……」

真的，在小獅子的頭腦裏，外國佬不論東洋或西洋，都是壞蛋，都是紅鬚綠眼睛，這想頭，一直等到今天早上聽那個縣政府裏派來的李專員——一個政治教導員的解釋以後，他才知道，東洋人是另有一種「路數」的，他知道東洋人的老祖宗就是我們中國人，東洋人跟我們中國人沒有什麼兩樣，所兩樣的，就是東洋人的心太兇：他們要殺中國人，奪中國人的土地，搶中國的財錢！

這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小獅子照樣把李專員的話，大搖大擺地向他的童子軍「翻板」他說：

「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的老婆在西洋人家裏做工，後來給東洋人搶去做老婆了。東洋人不是紅鬚綠眼睛，但東洋人就是天下最最不要臉的人，是強盜，是賊，是要搶東西的壞蛋！所以我們要記住：我們要打倒一切的東洋人！」

這麼說着，他把全部的小孩子分成兩隊，一隊做東洋人，一隊做中國人，隔了一條小河「實彈練習」起來：他們站在旱田裏，把莊稼人翻鬆的一塊塊的泥塊，拾起來，丟到隔河的「敵人」身上去。這一次的戰鬪，把小河兩岸的兩塊蠶豆泥田裏的泥，攪得亂七八遭，蠶豆給踩壞了，折斷了，直等到莊稼人拿了長長的竹竿，從屋裏衝出來，喊着要打的時，孩子們才一哄而散，而小獅子也來不及拿走他的蒸籠，蒸籠和蒸籠裏的方糕和飯糰，給莊稼人拿去作爲他們的「戰利品」了。

從此以後，小獅子失了業。

那方糕店的老闆，在莊稼人的臭罵裏，把小獅子趕出了大門，永遠不要再雇用他。

小獅子便變成了一個乞食的叫化子了。

戰事變化得很快。

從南方，從杭州灣的金山衛方面，傳來了連珠似的砲轟聲，整整有一日夜。

第二天早上，聽不到砲聲了，但有「紅膏藥」的飛機，三三兩兩地，在頭頂上繞着圈子，而且飛得很快，常常掉下了一兩個「圓蛋」——

「轟——隆！」

「轟——隆！」

消息很快地傳來了：東洋人在金山衛上了岸，當晚已經打到了張堰鎮。

天下着淋漓的雨。鄉下的路上都是泥漿。

人們扶老攜幼地開始逃跑了。鎮上的人走在鄉下的濫泥路上，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都變做泥人了。

消息來得很快：東洋人正從張堰分幾路進攻，其中有一路是走到呂巷鎮上來的。呂巷鎮上掉下了五個炸彈，皮匠小狗的老婆，只有一條腿，掛在屋簷上，飄呀飄的。不到半天工夫，這受驚的呂巷鎮上的人，已經差不多走空了。

連民衆自衛隊隊員也逃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幾個隊員，站在市梢最高的一頂三心橋上，手裏拿着老式的七九式步槍，正在抖索。

惟有小獅子，他挾着一根竹竿，一隻討飯鉢，蹲在望月樓茶館的階沿上，坦然地捉着他的白蚤。

自衛隊裏的軍醫官匆匆忙忙地走過他的前面，瞥見是小獅子，就停下來，問他：

「喂，你不是小獅子麼？」

「是啞。」

「東洋人要來啦，還不逃走？」

「老子就不怕當我在上海的時候……」

「不，小獅子，」軍醫官很性急地跟他商量，「別講上海了吧，現在我想，交給你一枝槍，跟我們——」

「不，先生，我的『體格』是不及格的。」

「不過現在是戰時，你獨個人——」

「老子不怕這些東洋外國佬，先生，老子不打自己人，有種就不逃，老子總是對得起十七八代老祖宗的！先生，你放心吧！」

軍醫官搖了搖頭，用斜睨的目光瞟了他最後一眼，就很快地旋轉身，向市梢的三心橋那邊走去了。

這時候東洋佬已經到了郊外，少數的自衛隊，零零亂亂地開了幾十槍，就往鄉村裏分批逃了開去。

過不了刻把鐘，槍頭上插了雪亮的刺刀，把槍平拿在手裏的東洋外國佬，接連有幾十個，滿臉橫肉，低傾了身子，直衝到小獅子的跟前來。

其中有一個，用粗糙的手，一把拉住小獅子的襤褸的衣裳，像捉到一個強盜似的，把小獅子拉得站直了身子。

「到朱涇，領我們去，大大的錢有！」那東洋佬這樣的咕嚕着。

小獅子知道這些東洋外國佬，要他做領路，領到金山縣的縣城裏去，這怎麼成呢？

這時候，小獅子在腦殼子裏動了念頭，他很靈快地想：東洋佬就是外國佬，而外國佬，不管是西洋或是東洋，都是一樣的「殺胚」！於是他立刻回想到了那紅鬚綠眼睛的上海的外國佬，那毛茸茸的手，那毒辣的狞笑，那像城磚一般笨重的泥靴，然後他想到了他自己滿身的創傷，血，浮腫，那躺在垃圾桶裏的一夜——他的「飯碗」也給外國佬敲碎了……他不忍想，一陣仇恨湧上了他的心頭，他非常堅定地抬起頭來。

小獅子抬起頭，睜圓了眼睛，看見有五個東洋佬正圍住他，用刺刀的頭對準他。有一個東洋佬還牽住了一個中國人，小獅子擦擦眼睛，仔細一看，原來是大六子。

「大六子，你要領他們到朱涇去麼？」

大六子像一隻臨宰時的羔羊，似乎抖索着，點了點頭。

然而小獅子憤恨了，幾乎像要暴跳一般地，用顫抖的手，指着大六子：

「×你十七八代老祖宗，你沒有種，沒有骨頭，老子就對得起——」

不等到小獅子說完話，「嘍！」的一聲，一顆「東洋丸」火辣辣的直向小獅子的招風耳朵裏鑽進去，再從他的歪斜的左臉頰上鑽出來，小獅子癱軟了，他睜大了眼睛，似乎不勝仇恨似的，倒在石板街上死了。

而這一隊東洋外國佬的先頭部隊，就由大六子很快地帶進了金山縣的縣城……

朱涇鎮！

九月十八日

是第十四個年頭的九月十八日。

一隻小火輪靠到外灘的十三號碼頭。碼頭上站滿了武裝的日本憲兵，他們手裏托着步槍，雪亮的刺刀裝在那些步槍上，對準了走上小火輪去的每一個客人。客人們胆怯地加快了脚步，一個個地，幾乎用顫抖的手提着他們的行李，低下了頭，像一條長蛇似的走上了那隻小火輪。小火輪起先是空洞洞的，那裏站着幾個水手和船伙，但後來客人們愈聚愈多，非但是艙裏，連那塊硬篷上也站滿了人。排列在長蛇末尾的客人們便有些恐慌了，他們深怕輪船客滿，自己擠不上去，便在隊伍裏推擠。有一個小販模樣的孩子，他的手裏提了大包的東西，衣服穿得破破爛爛的，這時候他在人叢裏慌亂地擠，給一個日本憲兵看見了，於是「拍——」的一聲，一條槍柄結結實實地打在他的腦門上，他的

腦門上頓時淌下了一灘鮮血。那孩子挨了打，心裏一急，脚步更亂了起來。他有些身不由主地，歪歪斜斜地往那小火輪的船欄邊奔跑，日本憲兵們眼見了那孩子不聽從他們的指揮，便都突出了獐獍的眼，露出了鑲着金邊的牙齒，嘴裏不住地謾罵着「馬鹿夜郎」(Bakayouou)，交互地打了一個眼色，便都拔起了腳，朝那孩子奔逃的方向追去。孩子已經到了船邊。但不等他走上那狹長的木板時，一個身材肥矮的憲兵，已經舉起了他手裏的步槍，狠命地直往那孩子的屁股上敲去。於是立刻，隨着「拍——」的一響以後，那孩子「啊呀——」地慘叫了一聲，便一失足，跌落到黃浦江裏去了。

「哈哈哈哈哈！」

一陣憲兵們的勝利的呵笑。

孩子猛地地跌落在江水裏，但還不肯輕易丟棄他手裏緊握着的包裹。他在江水裏使勁地掙扎，他的頭在水面上冒了好幾冒，但終於冒出了一灘鮮紅的血水和一陣連珠似的水泡以後，再也看不見孩子的影蹤了。

碼頭上的憲兵們都拍手跺腳，笑彎了腰。

這時候，小火輪上的一個水手，曾經握住一根竹竿的篙子，想拯救那個落水的孩子，然而他被那個肥矮的日本憲兵發覺了，於是那憲兵收住了笑，跟踉蹌蹌地走上小火輪的船唇，用右手的手掌狠命地打在他的左臉上——連續地打了三下。那水手趕忙丟下了篙子，把膝蓋彎曲，跪倒在船欄邊的僅有的空地上。水手的臉上充滿了血色的殷紅，低垂了頭，一句話也沒有。

全船的人都屏息住氣。船上和碼頭上是一片靜寂。而那小火輪，就在那樣不愉快的空氣裏慘叫一聲，開出去了……

中午時分，小火輪將要靠到閔行的碼頭上。

一隻日本海軍的巡邏艇停歇在離開碼頭大約有五十碼的地方。巡邏艇上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隊員，這時候用紅的旗子做了一個信號，於是小火輪便不得不乘着逆流的水，繞了一個圈子，靠到那隻巡邏艇的船舷邊。隨即四五個又壯又矮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隊員跳到小火輪上來，他們的手槍掛在左腰，右手卻拿了一枝鐵條，鐵條的一端彎成鉤形，這是在查東西的時候需要運用的武器。他們跳上了船，寥寥地咕嚕了幾聲，便分頭鑽到艙裏篷裏去檢查旅客們的行李了。約摸經過了二十分鐘，一個滿臉黑腮鬍髭的日本兵，怒不可遏地從帳篷的角落裏拖出了一個衣衫並不整齊的鄉下農民。那農民哭喪着臉，手裏緊緊握着一包草紙包紮的東西，在他的鼻孔裏正不住的淌出鮮血。

黑腮鬍髭的日本兵一面吆喝，一面用右手緊抓住那鄉下農民的褲腰，直往那巡邏艇上拖去。鄉下農民一面哀求，一面用脚使勁地撐住船欄，用右手緊緊地攀住了篷帶。他顯然不願意到那巡邏艇上去。但這時候，另外兩個日本兵跑過來了，他們用鐵條鉤子敲打他的脚，還用鉤子鉤住了他胳膊的皮肉，一拉，皮肉破裂了，血流如注，而那鄉下農民還是死死地扭住篷帶，還用他的嘴巴牢牢地咬住。最後又來了第四個日本兵，他拔出了腰間的刺刀，把篷帶很迅速地割斷，於是那鄉下農民，就像一隻不肯走路的羊一樣，給那些日本兵用割下來的篷帶緊緊地綁住，奪去了他手裏緊緊握着的一包東西，然後像一網硬

柴似的，由三個日本兵把他扛起，蕩了幾蕩，一放手便拋擲到巡邏艇的甲板上。

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跳上了甲板。他們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准許放行，小火輪便像受傷似地離開了巡邏艇，很緩慢地靠到閩行碼頭上去了。

當小火輪靠在閩行碼頭上的時候，我們連連地聽到慘厲的叫聲，那聲音好像不是人的聲音，那是一隻正被斬割的野獸，在臨死的掙扎裏吐出來的一聲聲無援的絕叫，全船的人都面呈土色。有的人還低聲耳語着剛才突發的事件。一個走單幫的老婦人，哭喪着臉，她說她可以證明那鄉下農民是個好人，他的家離她不遠，她知道得很清楚。

「那末，你是坐在他旁邊的，照例，」一個老頭兒這樣問她，「照例，你是可以知道剛才到底是爲了什麼的？」

「是嘢，」那老婦人回答：「他爲了什麼呢，——還不是爲了他手裏的那包糖！」

「糖？」好幾個人驚奇地問。

「是的，糖嘢，」老婦人說着，用機警的眼打量了四周，然後很快地回過頭來，低聲說

道：「糖是犯禁的，查出來了就要充公！那赤佬（東洋兵的土語稱呼）查到了它，要拿走，可是一個鄉下人嘞，鄉下人對於他自己的東西看得多麼重呵，多麼重呵……」

這時候小火輪的汽笛慘叫了一聲，很殘酷地打斷了那老婦人的談話。

當小火輪迎着逆流，兜了半個圈子，開向江心去的時候，巡邏艇上突然丟下了一個很大的荷包，很沉重地掉落在江水裏，「撲通」一聲，濺起了多少水花和白沫，但隨即，又很平靜地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了。

「唉！又完了，又是一個善良的莊稼人！」那船上的水手——那個早上給日本憲兵敲打的水手，這麼悽苦地歎息了一聲。

小火輪踩着不愉快的步子，朝着平湖的方向慢慢地移動……

船到平湖，已是晚上七點鐘的光景。

人們帶着秋的悶熱，驚駭和疲憊，血腥的記憶，走上了自己故鄉的灘岸。

一整天的苦難的折磨，該是多麼慘厲的酷刑啊。一些年青的人都好像已變成了老

年，而年老的人更是急促地喘着氣，他們顯然在搭客們的擠軋裏消磨了全身的氣力了。但也正在這時候，一個白髮的老婦人卻倒在船肚房艙的檯腳邊，她已不能站立，臉面發青，急喘着氣，她是被整天的悶熱薰得倒下來了。

而這時候，幾個平湖的日本駐兵恰巧經過那小火輪停靠的碼頭。他們由三個偽警察嚮導，走上那小火輪來檢查。於是那老婦人的命運又握在這些當地日本駐兵的手裏了。

日本兵眼見了老婦人倒在地上呻吟，他們就斷定她患了可怕的「虎列拉」。因此立刻，他們命令平湖的偽警察們全體動員，開了一個很大的泥坑，其中放了水和石灰塊，當石灰坑的水沸騰的時候，那還喘着氣的老婦人，便被丟擲到石灰坑裏活活地燒死了。

這件事情附近的平湖人全都知道，但誰也不敢說一句。第二天，報紙上卻隱約有一些消息透露，但據說，「文明國家」的處理傳染病，往往是如此的……

……九月十八日，這真是一個血腥的日子！這日子留在我的頭腦裏，即使經過了十

個世紀的「一九一八」我也清晰地記得牠，永遠不能夠磨滅，——這可詛咒的，可以把整個世界拋擲到地獄裏去的九月十八日！

蓋世太保

當佐佐木部隊的第三巡邏隊駐紮到金山縣呂鎮上的時候，第二天，單翻譯的「蓋世太保」的渾名，便流傳到二十里周圍的人們的口頭上了。

這位單翻譯，有一張方形的臉，金魚的眼睛，鷹爪似的鼻尖，兩隻瘦小的耳朵，然而卻有一雙粗笨而結實的手。他穿着一身皇軍的黃呢制服，足登皮靴，頭戴尖形的陸軍帽，腰備掛刀，手執二十發的盒子槍，走路的時候好像一隻母鴨登陸一樣，搖搖擺擺，他的粗黑的眉毛也就跟着一牽一牽地搖動。那一股殺氣騰騰的威風，令人見了會禁不住憑空地戰慄起來。而他混在皇軍的隊伍裏走動，滿口日本話，誰也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中國人的。當單翻譯被人發現他是一個中國人的時候，是在第一天的深夜三點鐘的光景。原來佐佐木部隊的第三巡邏隊開拔到呂鎮上，已經是日落西山，人們晚飯甫畢，正開始納

涼談天的時候了。街衢上的行人很是稀少，有的祇是一些商店夥計和老闆娘們閒坐在店堂口的街沿上，談論着日常的身邊瑣事，想從街衢的天縫裏得到一些晚風的吹拂。然而正在這時候，一羣孩子們突然從東街往西直奔，他們滿臉驚慌，嘴裏零亂地咕嚕：「東洋人……東洋人……逃呀……快些走，走……」商店的板門隨即辟辟拍拍地上起來了，老闆娘們一聽到「東洋人」來，就面呈土色，直往堂屋裏奔跑。不一刻，果然七八個一班的「皇軍」接連地走過了十幾組，他們是走向河南街上的夏姓大廈去的。

在夏姓大廈裏，僞自治會會長爲了敲詐商賈們的捐款，曾經在白天拘押了七個「抗捐」的商人。其實他們也並不是「抗」捐，祇是在收捐的時候多了幾句「閒話」就是了。可是僞自治會會長爲了要獲取日本主子的賞識，表示他辦事認真，遇事決不苟且，便在駐國軍新舊交替的時候，拘押了一批無辜的人，來作爲他功績的點綴。誰料佐佐木部隊的第三巡邏隊駐紮到夏姓大廈裏以後，卻小題大做起來，竟不問是非，在當天的深夜三點鐘的時候，把這七個「犯罪」的人，押到大墳山上去一個個地斬了。

在斬首以前，自然也經過一次簡短的訊問。

「你們到底犯了什麼罪？」那方臉凸眼的單翻譯用很輕佻的口吻說。

「先生，我們是，根本不爲什麼，今天會長先生派人來收捐，我們的捐款也已經付了……」其中的一個這樣回答。

「既然付了捐款，又不爲什麼，那就不應該把你們拘押。」

「可不是，會長先生有些莫明其妙，我們是……」

「嘿，」單翻譯突然掄了掄眼，「你不應當污辱會長先生，會長先生是我們友邦委任的，污辱了他就是污辱了我們的友邦，你們不是好人，你們應該斬首！」

寥寥數語，爲了「莫明其妙」的罪名，便決定了他們的極刑。

當行刑前一刻，單翻譯自告奮勇地拔出了腰備的武士刀，站在他們的面前，嘴裏唸有辭地說：

「我是單翻譯，我也是和你們一樣的中國人，你們需要討債的時候，來吧！」

於是他在皇軍和自治會的中國人助手的幫助下，命令那七個人跪下，他走上去，放開了脚，擺起馬式，站在被斬的人的背後，借着月亮的光，瞄準了他的頸項，「噓」地一刀，隨即用右脚把屍體一踢，這樣便解決了一個。

接着第二個，第三個。臨到第五個的時候，他終於感到有些心悸，但他依舊不慌不忙，很熟練地換了一把新刀，又「噓」的一聲斬下去了。

除了第七個人祇斬掉了半個頭以外，其餘六個人的行刑成績都是非常好的。他獲得了「皇軍」隊長的嘉獎。

而第二天，他的「蓋世太保」的渾名，也就傳遍在人們的口頭邊了。

「蓋世太保」單翻譯的盡忠報「國」是表現在許多的「事件」上。有一回，爲了要報復一次游擊隊的襲擊，單翻譯帶領了八十個「皇軍」在鎮的四圍走了六十里路，每走進一個農村，便放火燒成白地，而且還帶走了來不及奔逃的壯丁。第二天，那由單翻譯帶回來的十八個壯丁，都被剝去了上衣，用粗硬的鉛絲反綁了手，列隊在街上遊行示

衆。最後又押架到大墳山上，用刺刀對準了他們的胸脯，一個個地活活地戮死。

這事件發生了以後不久，鎮上又捉到了一名「奸細」，經單翻譯審問的結果，決定把他用火油燒死。這種殘酷的措施遭到了偽警察局長的反對，他在不等單翻譯佈置燒殺以前，把這「奸細」善意地槍決了，但這顯然損害了單翻譯的尊嚴。於是他懷恨在心，在一次藉口剿「匪」和警察局長並肩作戰的時候，一槍便結束了警察局長的性命。

從此以後，誰也不敢再說單翻譯的是非。

從此以後，人們眼見了單翻譯，便像見了閻王一般的恐懼。

於是單翻譯只要眼見誰家的媳婦美麗，說一聲「要」，當晚就有人把她送到單翻譯的面前，給他取樂和消遣。當單翻譯需要錢的時候，只要印一些母親做壽自己生日之類的請柬，分發出去，他便會收到一大筆的錢財。

單翻譯在這個小鎮上住了足足五個月，單翻譯一個人肥了，而且富了，整個的小鎮卻就頓時經濟枯竭，商店倒閉了不少，略有身價和略具姿色的男女都流亡到別處去了。

如今戰爭已經過去，勝利屬於真理的一面，然而單翻譯，這殺人不怕血腥的單翻譯，卻居然逃過了法律的制裁，在一個大都市的馬路上搖搖擺擺地踱着方步。

據一個朋友的傳說，現在的單翻譯，已不是幾年以前的單翻譯了。那時的單翻譯是一個光桿，滿口日本話，殺人猶如殺雞。而現在的單翻譯，卻是一位堂堂的富翁，擁有一妻三妾，穿了長袍子，滿口仁義道德，談吐之間他還信仰佛教，在馬路上走路，雖然還免不了以前的那種搖搖擺擺，但看來卻已是道貌岸然，——一枝手杖跟隨了他，他已經是一位純中國風的善良的標準紳士了。

這真是，常言說得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些被殘害的怨鬼們，路遠迢迢，再也不會，而且無法找到他了吧？

〔按〕「蓋世太保」在我們鄉下的含義，便是殺人不怕血腥的亡命之徒。

凋 殘

曠野

曠野像一張山芋的皮，淡黃色，乾枯而憔悴地躺着。一陣陣泥沙的風，從不知名的遠方吹送了來，拍着曠野的肩膀，好像開玩笑似地呼喚了一陣。然後姍姍地捲動，然後像一隻野鷹一般地飄到無垠的遙遠裏去了。

一陣又一陣，泥沙的風呼喚着。

於是山芋的皮更乾枯了。於是在曠野裏微露的一些綠意，給泥沙的風掩埋，壓縮，消亡得無影無蹤。曠野赤裸了身體，曝曬在炎炎的太陽裏——它毫無聲息地垂倒了頭，默默地，默默地，把它僅有的一線生命的希望交給了無邊際的空虛。

行乞者

把空虛當作希望，把無垠的遙遠當作生命的源泉，他，一個衣衫襤褸的行乞者，在曠野裏踽踽。

一步。

又一步。

他擺動着毫無表情的腳。

然而他閃爍着會說話的眼睛：

「饑餓，到處是泥沙的風，乾枯的曠野。人像一條輕飄飄的游絲，在無底的深淵裏掙扎，掙扎。」

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交給了掙扎，他把美麗的幻想交給了空虛。

漫漫的曠野吞食了他艱苦的步伐，泥沙掩埋了他的足跡，像一顆寂寞的行星，他跌

在無邊際的太空裏。

然而太空是一幅瑰麗的圖畫；然而曠野是一首失落了韻律的詩篇。

寂寞啊——

寂寞帶來了苦難。

苦難說出了曠野的無情。

一天又一天，曠野躺在炎炎的太陽裏，那乾枯的皮，終於由皺縮，擴展而龜裂了。像一個遍體刀傷的騎士，他可怖地躺臥着，他已經呼出了最後的一口氣。

騎士的馬已經逃跑了。

留下的僅是一個僵硬的屍體。

沒有血漬。

沒有一絲濕潤的潮氣。

可怕的刀痕，一條條地開裂了他身上的皮膚。

連一隻想啄食他皮肉的烏鴉也沒有。

——這是可怕的旱災啊！

倒臥在龜裂的泥土上

旱災吞食了草種，毀滅了村莊，趕跑了所有求生的人們。

然而那行乞者，他卻躑躅在龜裂的曠野裏。像一隻螞蟻行走在牛角尖裏一樣，他愈走愈深，永遠在空虛裏摸索，得不到一條逃生的出路。

當人像一張枯葉被泥沙的風捲跌下來的時候，他昏迷了，饑餓叫他停止了步履，倒臥在龜裂的泥土上。

他把生命歇息於殘喘。

殘喘又交給了曠野。

再 生

帶着殘喘，一隊逃荒的人羣把他運到一個山西中部的村落裏。

於是他再生了。

像拾到了一個玩具的孩子，他拾到了自己的生命。

花

生命是一朵花，當它獲得了滋養的泥土時，它會吐出香氣，穿上豔麗的衣裳。

這行乞者在這小小的村落裏行乞，人們把同情佈施給他，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給他，把生之意慾牢牢地播種在他的頭腦裏。

他把求乞來的錢購買了當地出產的棉花，又用自己的手，通過時間，製成一條條的

棉紗。棉紗是人們所需要的，人們使用更多的錢來調換他的棉紗。

這行乞者不再行乞，他已經是一個手工藝的製造商人了。

花的怒放

製造使他獲得了更多的錢。錢買來他會心的微笑。

他在微笑裏購買了更多的棉花，製造了更多的棉紗。他在微笑裏創製了木造的機械，製造了更多的棉紗。他在微笑裏僱傭了不少的工人，製造了更多的棉紗。

錢。工人。機械。棉紗。

棉紗。機械。工人。錢。

一次又一次地繞了圈子。

一次又一次地增加了他的財富。

生命的花開始狂妄地怒放了。

生命的花使他從一個行乞者變成了一個資本家。

他不再需要自己的手來製造。無數的工人替他賺來了無數的錢。

然而他並不滿意於自己的生命。他需要跳躍。他希望蒲公英變成一朵牡丹花。

於是他開始借貸。憑了自己的財富去借貸。憑了借貸的錢擴展了他的製造。憑了他的天天擴展的製造贏得了更多的錢。

他擁有了更大的財富。他也負了更大的債務。

但祇要借貸的錢在生產，蒲公英是會得變成牡丹花的。

終於他是一朵牡丹花了，鮮紅的花瓣像騎士的鮮血，美麗地鑲嵌在綠色的枝葉裏。

這真是一次生命的跳躍啊！

但跳躍得更快的，卻是戰爭的烟火。

兩顆原子彈竟把日本的軍閥政府炸得屈膝了。無數戰士的血可以不致於再流落。而我們，也托了原子彈的福，竟獲得了勝利的花果。

人像一縷輕烟，快樂得幾乎要飄到天空裏去了。

然而勝利的花果帶來了快樂，也帶來了嚙人的悲哀：交通恢復，物資流通，棉紗的價格竟慘跌得無法相信。

有誰能够相信這位行乞的資本家的沒落麼？他計算他全部的資產，連他身上的衣服在一起，也不能償還借貸的債務。

這不是勝利帶給他的「花果」麼……

竹竿

於是這一天，當無數的債權人吆喝着，雜亂地圍繞在他廠基的四周時，他脫下了身上華麗的衣服，拍了拍腳上的泥灰，握起了那枝來的時候帶來行乞的竹竿，苦笑了一下，向衆人行了一個鞠躬禮，說道：

「正像我來的時候一樣，現在，我去了，還是帶着這枝行乞的竹竿。」

尋夢者

那行乞者握住竹竿，赤着腳，穿戴襤褸的衣帽，像一個不勝透視的出世者，揮一揮衣袖，走到他來的時候走來的路上去了。

他走得那麼輕盈，沒有半點遺恨。

然而人們卻默默地爲了他歎息：

「這好像是一個夢。而他，就好像是一個尋夢者。」

烙 印

懷夏丐尊先生

悼念耿濟之先生

記丘東平

關於無名氏

懷夏丐尊先生

四年前我把小田嶽夫的魯迅翻譯了。那時候因為黃幼雄先生剛辭去申報館的職務，生活窘迫到了極點，我便把魯迅傳賣給開明，把全部的稿費贈送給他。但是因為時間的匆促，那裏面有許多關於周作人的引文無法找到原書，就憑了日文的翻譯再加以轉譯。而從事翻譯的地方，又是在一個企業公司的辦公室裏，由於公司雜務的糾纏，往往譯不終節，便攔筆停頓。事後又沒有好好地加以閱讀整理，所以很有許多地方在文法上是錯誤的。當譯稿轉到夏丐尊先生的手裏，夏先生便很細心地把日文原本和譯稿對讀了一遍。在遇到文法上略有出入的地方，使用鉛筆打了一個圓圈。他讀畢了十萬字的全書，打出的圓圈竟有十餘處之多。一個月以後，他把原稿轉給了我，希望我再把譯稿和原文對讀一遍。我費了五天的時間仔細地加以校閱，我在夏先生的指示下改正了不少的

錯誤。但關於周作人的引文我卻仍然無法找到原文，於是在第六天，我把原稿又轉送到夏先生的手裏去了。

幾天前，我接到了開明書店徐調孚先生的信，以及魯迅傳日文原本，全部譯稿和全部鉛版清樣，那信裏說，魯迅傳已經排校完畢，爲了對照引文原著，便一直拖延了下來；現在已決定在本月底前出版，希望我把清樣校讀一次。

我用喜悅的心情打開了紙包，翻看着原稿和清樣，終於，漸漸地，在那留着夏先生手蹟的譯稿的面前，我流下了感激的眼淚了。原來夏先生在他第二次接到了我的原稿以後，他曾再度地把譯稿和原文對讀，在若干被我修改得不甚明朗的地方，他曾給我善意的潤飾。而那些魯迅原文的引證，他也曾代我找到魯迅全集加以核對，也終於校正了我的筆誤三處。而且尤其使我不勝感動的，是他——夏丏尊先生，一個把晚年埋藏在惡劣心境裏的老人，竟不憚厭煩，爲了使魯迅傳更加完善，而把周作人的引文，找到了原著，一字一字地在我的譯文上加以改正。我從夏先生的這些字裏行間，實在傳受到了無限的

溫暖。我應當用怎樣的話來感謝這位暗中指示不圖功名的親切的導師呢。

現在，魯迅傳已經出版，然而夏先生卻在幾個月前離開了這個塵世，永遠不再和我們見面了。在魯迅傳裏，夏先生所費的心血不亞於我，然而夏先生卻不復看見魯迅傳的出版，而尤其使我痛心的是，對於夏先生的懇切的指示，連我向他當面道謝一聲的機會也永遠不會再有了。

我深深地感到內心的創痛和世事的飄忽。我不禁落下了熱烈的感激的眼淚。

悼念耿濟之先生

文藝界先進，文學研究會的幹部之一，復活、父與子、獵人日記、罪與罰、契訶夫短篇小說集人之一生、白癡、雷雨、俄羅斯浪遊散記、瑪特威的一生（未出）的譯者，偉大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安德列夫、杜斯妥益夫斯基、奧斯托洛夫斯基、高爾基的介紹者，現任中長鐵路理事會總務處長的耿匡（字濟之）先生，於三月二日下午三時，在瀋陽友人張國楨先生的家裏，午餐以後，突患腦溢血病逝世了。

這無疑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我與耿濟之先生見面的機會只有兩次：一次是戰前，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偶然相遇，談了一些關於翻譯的話；一次是盛康年先生的宴會裏，在紅棉酒家的三樓，和耿濟之先

生再度見面。那時勝到初臨，蟄居在上海的文化人都是滿懷喜悅，想在勝利以後可以大刀闊斧地幹一些文藝工作，所以那天見面的時候，大家喜形於色，談話滔滔不絕，但是耿先生因為先到，而且和鄭振鐸先生等坐在一桌，所以這一次的見面，除了點頭握手以外，並不會談論一些什麼。

但哪裏想到，僅僅是兩次的見面，卻竟成爲「初識」和「永別。」

耿濟之先生現年五十歲，原籍上海市，民國八年畢業於北平俄文法律專科學校，歷任赤塔領事，駐蘇大使館二等祕書，海參威總領事等職，光復後，隨張嘉璈理事長於三十四年十月同往東北，就任中長鐵路理事會總務處長。逝世以後，瀋陽方面耿先生的友好，曾於三月十六日假小西關帝廟，舉行了「耿濟之先生追悼會」；上海方面，中華文協和中蘇文協，於四月五日，假南京西路靜安寺佛堂舉行公祭。

作爲耿先生友好之一的王之相先生，曾在一篇追念耿濟之先生的文章裏，描畫了耿先生的個性說：

「濟之先生賦性溫和，處世接物，從無疾聲厲色，平時沉默寡言，遇事專心致志，務求實際，少年時代，就是這樣，實在是天性純厚，並非專靠修養得來。」

再說到耿先生的成功，他說完全是由於困學的精神。例如——

「有一次，他（濟之先生）想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完全譯出，我當時覺得這一個工作太嚴重了，他很堅決地說：『我要勉爲其難，這對於我自己的研究，很有益處，同時我國新文學正在勃興，我多介紹一點俄國文學，或者多少有點貢獻。』從此以後，他繼續工作，始終不懈。」（見瀋陽日報）

這種困學的精神，工作的毅力和堅定的志趣，便是使耿先生成爲中國惟一的大宗俄羅斯古典文學名著的翻譯者。

耿濟之先生對於中國文學的功績和值得稱頌的治學態度，是在

第一，身當文藝翻譯的啓蒙時期，他做了一個開路的先鋒。那時候毫無參證的資料，全憑一己的奮鬥，苦心焦慮，突破萬難，終於精益求精，始終一貫地重視於自己的開路工作，使中國的文藝翻譯界有了一個成功的試探，而且他的譯品充實了中國新文藝運動的血和肉，這功績是我們不能亦無法輕易忘記的。

第二，是他翻譯態度的認真。他對於翻譯的作品，必須有了深湛的認識以後才着手翻譯的工作；而每有譯品完成，他往往撰文將原作中的社會意識和藝術價值一一檢討，例如獵人日記研究（刊小說月報十三卷三號）便是一個例子。

第三，也正如王之相先生所說的困學的精神。他孜孜不倦，眼見鉅大的工程並不畏縮，正相反，他卻有始有終地不斷地做去。一直到三月二日以前，仍在翻譯高爾基的瑪特威的一生和著述華俄大字典。並且據濟陽報載，他在逝世以前，曾對友好表示，將再選二部蘇聯大作品翻譯，這種再接再厲愈闢愈強的精神，可以作爲一個中國新文藝工作

者的模範。

關於耿濟之先生的著譯，就我記憶以及和目前手頭僅有的一些參考資料看，翻譯部分有

(A) 托爾斯泰的復活，黑暗之勢力，藝術論。(B)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獵人日記，村中之月。(C) 杜思妥益夫斯基的白癡，少年（將出）死屋手記（將出）。(D) 果戈里的巡按及其他。(E)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F) 安得列夫的人的一生。(G) 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雷雨，卡拉馬索夫兄弟們。(H) 高爾基的家事，俄羅斯浪遊散記，瑪特威·柯謝米亞金的一生（將出）。

合譯的部份有托爾斯泰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與瞿秋白合譯）。

已譯而毀於砲火的有杜思妥益夫斯基的罪無罰（毀於「一二八」砲火）。

未完稿的部份有

(A) 赫爾岑的雀賊 (B) 卡泰耶夫的霧海白帆。

改編的有奧斯托洛夫斯基的慈母心 (已於文藝春秋月刊連載。)

介紹俄國文學的文字有——

- (A) 安壽頤譯普希金著甲必丹之女的序文 (B) 獵人日記研究 (C) 屠格涅夫傳
(D) 阿史格夫斯基評傳 (E) 拜倫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 (F) 譯黑暗之勢力以後
(G) 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 (H) 俄國鄉村文學家伯得諾伯夫洛斯基 (I) 阿里鮑夫略
傳 (J) 俄國文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編著而未完成的有華俄大字典。

散見於小說月報、文學週報以及其他刊物的短篇譯作，有——

旅客夜譚、樹林與曠野、擊着呢、經理處、會晤、兩田主、膽怯的人、等等，大抵都是托爾斯
泰和屠格涅夫的著作。

記丘東平

中等身材，臉色鰲黑，說話的時候抑揚頓挫，吃罷了飯把筷子往碗上一擱，再把右腿疊到左腿上，傾側了頭，好像一個哲學家似的對你看了再看，深思熟慮地在頭腦裏打了一轉，於是滔滔不絕地開始他的獨白——是的，他一開了話匣，再也顧不到你的意見，他會像長江的流水一般地，像一個會得獨唱的詩人，永遠津津有味地講他要說的話，批評他要批評的人物，讚美他要讚美的朋友。他有哲學家的頭腦，詩人的情熱，演說者的風度。而他，就是我現在所要記的丘東平。

那時候我和邵子南，張望（即光未然），李雷，蕭琳等同住在辣斐德路桃源邨的四十二號。我們都是些沒有錢的赤貧的朋友，有衣服大家穿，有麵包大家吃。誰得到了一筆稿費，就由他自己在弄口買了些羅宋人吃的黑麵包，於是沖了一杯杯的醬油湯，在一隻

半舊的圓桌邊圍坐一團，各自舉杯暢飲了以後，把一塊塊切開的黑麵包塞到肚子裏去。有時候在晚上，由蕭琳提了一個熱水瓶，繞了很遠的路，走到雷米路上的一家豆腐店裏去買豆腐漿。在路上，我們像一羣流浪的孩子，唱着光未然編的歌曲五月的鮮花。那時候「七七」初起，五月的鮮花曾經紅遍了北平學生的口邊，而在上海的一個作曲家，替這歌詞譜了另一個雄壯的曲譜，熱情的詩人李雷是熟悉那個曲譜的，他的歌喉非常嘹亮，他和光未然便領導了我們，唱着，一步又一步，在寥穆的秋的馬路上躑躅，我們的熱情把我們白天的辛勞完全忘記了，我們毫不覺得生活的煎熬對於我們是怎樣的苦楚，我們用集團的腳，踏破了這岑寂的生活的旅途。

那一天，爲了半月刊的出版，我從沈起予先生的家裏徒步回來的時候，子南從外面帶來了一個新的朋友，而他，就是我現在所要說的丘東平。那天很巧，鋼鐵是怎樣鍊成的，譯者段洛夫兄也在我們這裏，於是我們談天說地的鬧做一團，一直到傍晚，我們照例買了黑麵包，由我和蕭琳湊了些錢，買來了一塊牛油，還有一些牛肉之類，由蕭琳充當廚子，

在房東的煤球爐子上揩油燒了一碟菜，端出來，七個人圍住一張小圓桌聚餐。聚餐以後，我們照例拖了木屐，在辣斐德路和拉都路上蕩馬路，唱歌，買豆腐漿。兩個客人在我們的腳躑裏和我們分手了。

但是從這一次以後，我和東平已經非常熟悉。

第二次和東平見面，是在一天的中飯以後。那天他帶來了一冊他自己寫的長篇小說——火災。他說他對於這個集子還算滿意，他希望能夠在我們編輯的半月刊裏有一篇書評。那時候子南就自告奮勇地願意擔任這個職務。於是我們和他談了一陣，他就匆匆地回去了。

說起子南，他是四川人，他從四川流浪到上海，中途曾做過脚夫，黃包車夫以及碼頭工人等的「苦力」。他的生活經驗最豐富。他寫的小說也就充滿了渣滓階級的吶喊。這種作風，很受歐陽山夫婦的讚美。東平曾把子南帶到歐陽山夫婦那裏，而子南的作品也就很受到歐陽山夫婦的作品的影響。

有一天子南吃了歐陽山夫人（草明）親手做的晚飯回來，他說，今晚上我們同到東平的家裏去看看他吧，尤其要去看看他的太太。我們幾個朋友大家一致同意。於是在晚上七點鐘，我們用脚，用沸騰的熱情走了一段長長的道路。道路是那麼遙遠，我們沒有錢搭電車（這時候連搭電車的錢也要算算的），我們只是走，用我們的脚毫不停留地走。然而我們都沒有覺得絲毫的倦意。

終於，我們走到東平的家裏。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家啊！在一個晒台底下，一個狹窄的亭子間裏排了一張床，煤爐什麼的都堆疊在房門口——這就是東平的家啊！我們從曲曲折折的骯髒的樓梯上走上去，走到了那個亭子間的門口時，只見房門微露了一條並不狹窄的空隙。莽闖的我走在前面，聽見子南說「就在這裏」的時候，我便首先推開了門，把右脚踏進去。然而我驟聽見裏面有水的聲音，猛一抬頭，我不禁大吃了一驚——

「啊！」

我這樣叫了起來。

原來在東平的房裏，正中擺了一個木腳桶，木腳桶裏盛滿了水，水裏坐着東平的太太，赤裸了全身，正在那裏洗澡。而東平，他端坐在床沿上，用詩人的態度微笑着，正欣賞着他太太的動作。這是一幅多麼美麗的圖畫啊！

然而我卻紅了臉，懷着滿腔的抱歉退了出來。跟在我後面的朋友們瞧見我尷尬的臉色，大家進了一陣會心的微笑，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躊躇着。最後，還是由東平招呼了我們，他用一種若無其事的态度，點了點頭說：

「你們暫時到晒台上去等等吧。」

我們都到了晒台。一會，東平端了幾張舊梳子來，叫我們坐下。我們就在晒台上談了好久，一直看見閃爍的星星密密麻麻地佈滿在天上。

最後一次和東平見面，是在一個酒樓的宴席台邊。那時候夏征農，司馬文森等都在一起。這次聚餐是爲了要討論我們合編的一個刊物的革新計劃。然而那一次，東平卻在無意間談論到歐陽山的小說，他盛讚歐陽山的小說裏創造的人物……尤其是那些下

曆社會裏的人物的生動，他的那些抑揚頓挫的談話，至今還存留在我的耳際。

接着不久，「八一三」滬變爆發了。

「八一三」事變突起，我剛巧在鄉下。等到我私事了理完畢以後，火車炸斷，再也不能回到上海來了。這期間我曾接到司馬文森和李雷的幾封信，我知道他們已把我的衣服穿去，已把僅存的一隻舊圓桌子出賣，而且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隨着軍隊離開上海了。

回到上海，我已經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在戰霧迷漫的八年間，我並不會忘記他們，我時刻在朋友的通信裏打聽他們的消息。當我在一家書店裏擔任編務，而且在日本憲兵長時期的監視和幾度的「審訊」以後，我清楚地知道他們都在大後方爲新生中國而繼續從事文化的戰鬪。那時候我知道熱情的東北詩人李雷，正和丁玲他們在一起，趕着劇團的工作，司馬文林在桂林辦雜誌，邵子南從廣州轉到四川，曾經和歐陽山他們合出了一個集子，光未然在昆明，東平在敵

人的後方從事抗日的鬪爭。

唯有翻譯者蕭琳的消息至今還沒有。

但是這幾個朋友之中，東平的消息卻特別使我興奮：他在教養一批日本的俘虜。他在槍林彈雨之中，出生入死地幹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絕非文化人所能幹的工作。而且他的手在握着槍桿的同時還握着筆桿。他的作品在胡風編的七月新叢裏曾經出了一冊第七連。這是一冊多麼可愛的血淋淋的作品啊！胡風在他的小引裏曾經這樣地批評了它：

關於內容，我不想在這裏加什麼解釋。在這些其實是英雄的詩篇，不但那藝術力所開闢的方向，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加進了一筆財產，而且，那宏大的思想力所提出的深刻的問題，也值得爲新中國的誕生而戰鬪的人們反覆地沈思罷。

東平在一九三九年即從事戰鬪的生活，但是終於，這位新生中國的文化鬪士，在

一次敵人的襲擊下交出了他寶貴的生命！

我閱讀着收在第七連裏的那三篇「報告」，兩篇小說，和兩篇人物特寫，我已經嗅到了他的渾厚的筆觸和洋溢的天才。如果東平還在我們世界裏的話，那他一定會把幾年來的寶貴的敵後生活的經歷，寫成了許多英雄的詩篇，爲新中國的新文學史添加了一筆更大的財產！

而現在，我用多麼羞慚的筆，寫下了這篇紀念一個可敬的友人的文章……

關於無名氏

他，這位躺在墳墓裏的人，是曾經爲多數人的幸福，吶喊過，衝殺過，然而最後，竟倒在戰地無聲無息地死了。

他，從他的母親交給他生命的時候起，曾經不斷地戰鬥；和貧窮戰鬥，和社會的惡勢力戰鬥，和時代的礁石戰鬥；他曾用過筆，也曾用過槍；但最後，卻竟無聲無息地死在敵人從背後打來的槍彈裏。

他，不曾留下一個名字，也似乎無需留下一絲足跡。

因爲，也許，無數的像他一樣的人的誕生，便是他真正的名字和真正的足跡！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爲無名氏建墓碑而作。

交 響 曲

記 鮮 朝 作 家

台 灣 詩 人：楊 雲 萍

記 台 灣 的 墳 墓

記朝鮮作家

朝鮮文學是具有中國文學的特質，蘇聯文學的氣息，日本文學的風格的。過去介紹到中國來的朝鮮文藝，都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這因為朝鮮文學者在過去曾經努力於日文的寫作，而在本島出版，規模較大的文學雜誌，也都以日文為主體，所以一說到朝鮮作家，就會令人聯想到那些能夠用日文來寫作，以及用朝鮮文寫作以後而常被翻譯為日文作品的那些文藝工作者，例如張赫宙氏，金史良氏，李光洙氏，李孝石氏，俞鎮午氏，李泰俊氏等等。

張赫宙氏和金史良氏，大抵用日文來寫作，出現在日本的文壇。李光洙氏，李孝石氏，俞鎮午氏和李泰俊氏，常常在朝鮮的本土發表作品，所以在寫作關於朝鮮半島的自身的主題上看來，他們的一夥，是可以被目為朝鮮半島的文學主流的。當然，我並不是說，前

面的兩位在朝鮮文學裏不能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出現於文壇以前，以及在文壇上成名了以後，在這一過程之中，那後面的三位作家，他們更能够理解朝鮮，而且在這雜誌和讀者層，稿費和印刷品都是貧乏輕薄和寡陋的地方，他們十年如一日地從事於純文藝的創作，僅僅從這樣一點上看來，他們的確是偉大的。

就列舉的那幾位作家之中，李孝石氏已經是去世了。李光洙氏曾改名爲香山光郎氏。他的外表，頗有和尚一般的風味。他剃着東洋式的頭髮，肥大的頭面上掛了一張很大的嘴，他的臉上帶着精悍的紅色。當然，他跟禁慾的和尙差得很遠，我們不如說他是入世的和尚。但是一跟他攀談，或者和他一同喝上了幾杯酒，便出乎意料地覺得：他沒有惡劣的塵世觀念，他是一個素樸的好好先生。

李光洙氏可以說是朝鮮新文學的泰斗，那朝鮮文壇三十多年來的歷史，他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在最近，正計劃着著作這一時期的文學史。過去，他覺得朝鮮的學問只是漢學，所以他的日記也是用漢文寫作的。但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他的全部日記，都用短

歌的形式寫作了。雖然這些短歌都不免帶有觀念的色彩，未必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幾年來能有這樣的產量，以及採取這種短歌的形式來寫日記，已經是足夠我們的驚歎了。

在李光洙氏的全部作品裏，無明以及歷史小說嘉寶等，是爲一般讀者所喜愛的。長篇愛，則是獲得首次「朝鮮藝術獎金」的作品。

俞鎮午氏在京城帝大畢業時，在打破紀錄的成績下獲得了第一名。他是喜愛清潔，膽子很小，反對吹噓和陰謀的人。在他前期的小說裏，有滄浪亭記一篇，批評家們譽爲較屠格涅夫的初戀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帶有東方味的，有着強烈的，甜蜜而又哀感的作品。他的舊作秋以及近作南谷先生，都有很好的成就。南谷先生是用日文寫作的。他的使用日文，比起藝術低下的日本作家來，是要高明得多了。

其次，我們應該說到李無影氏。李無影氏在日本幾乎完全的不知道。他是誠實寡言的無名作家。他的相貌也好像和尙似的，粗黑的眉毛下有着炯炯的目光，那厚厚的嘴唇老是緊閉着。他的家，是在從京城塔乘到釜山去的火車約二小時以後，有着叫做軍浦的

一個小車站的附近。在作品方面，如果把諺文時代的作品也計算在內，那麼李無影氏無疑地是一個真實的中堅作家。但是要說到用日文寫作的一點上，則李無影氏還不過是草創者。例如他的用日文寫作的小說，和連載在釜山日報上的青瓦的家，二者的日文都不是挺好的，不過是普通的罷了。但文藝作品主要的是在氣品和情熱以及態度的問題，言語的優劣將是次要的問題吧。

不過在舊作家之中，蔡萬植氏似乎是竭盡心機地在日語上用功。像李泰俊氏這樣有力的作家，則還並沒有嘗試日語的創作。但他的作品也有被翻譯爲日文的，如短篇集福德房，其中福德房一篇，是一九三七年所作，獲得了第二次的「朝鮮藝術獎金」。他的開始寫小說，是在一九三二年。

鄭飛石氏是一個年青的作家。有人覺得他的作品趣味不濃，但像雜誌綠旗裏的題名村和春天在一起的哀感的農民小說，卻是富有白糖甜味的戀愛小說。雖然獲得的是幾乎近於無報酬的稿費，但朝鮮的青年作家們在文學事業上卻還是不斷地開發。

現今活躍在朝鮮文壇上的文藝作家，還有——
趙容萬氏，他是謹慎的稀產的作家。

鄭人澤氏，他的文字技巧很好，在小說的結構上是成功的。

牧洋氏，作品雖差，但很認真。

崔真熙氏，是女作家，作品很像日本的宇野千代女士。

金史良氏，在新聞界非常活躍。他常在朝鮮唯一的大型雜誌國民文學上發表連載的長篇小說。

金素雲氏，是用日文寫作的朝鮮鄉土文學家。他從一九二九年，即出版了朝鮮民謠集，此後相繼出版的書有朝鮮口傳民謠集，乳色的雲（詩），石鐘（童話），青葉（童話），恩田木工（評傳）等，而朝鮮史讀一書，是用文藝的手法表現出來，把朝鮮列年的興亡盛衰的史實，編寫成小說體裁的故事集，所以引起了無數讀者的讚賞。

張赫宙氏，則是用日文寫作了大量作品的朝鮮現代新銳作家。他寫了不少的長短

篇小說和童話，採取朝鮮的背景和朝鮮的人物，而人物之中，尤其着筆於被壓榨的可悲的階層，所以他的小說的故事多半是淒絕的，充滿悲劇的成份。最近則從事於長篇歷史小說的創作，材料是取納於朝鮮的興亡史。他傾注了全力，描寫出了朝鮮的幾個歷史上的英雄。而以目前爲止，他的工作中的最最龐大的一項，乃是他的長篇小說人間之絆。這部長篇小說分刊三巨冊，第一卷爲人間之絆，第二卷爲美的抑制，第三卷爲綠的北國。這是一貫的一部長篇小說的三個部份。作者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有胡風翻譯的小說集山靈（兼有其他作家作品），馬耳翻譯的小說集流蕩（兼有其他作家作品），范泉翻譯的散文小品集朝鮮風景和長篇童話集黑白記。

綜觀朝鮮作家過去的努力，都是在漢學的影響下從事日本文藝風格的創作。一些比較著名的文藝作家，都擺脫不了——也無意擺脫日本文學的模倣，這結果，便造成了「大陸性格的島嶼化」的文學。因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人性上看，朝鮮是有樸質的大陸性格的，它不應該囿於狹窄的島國觀念，而應當具有曠大的大陸作風。現在朝鮮已經

恢復了它的政治上的自由，朝鮮文學顯然已經面臨了新的環境，將會立刻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但是今後朝鮮文學的是否能够發掘朝鮮固有的文藝性格，能够展開「富有大陸的泥土氣息」的文藝運動，這卻仍然有待於現在乃至未來的朝鮮作家們的不斷的努力！

楊雲萍

台灣作家楊雲萍先生最近由台灣轉給我一冊日文本的詩集山河，我在兩小時內仔細地閱讀了一遍，那詩裏蘊蓄着的靜謐的魅力，真使我感動得愛不釋卷。我最初閱讀楊雲萍先生的詩作，是在西川滿編的那冊台灣文學集裏。那時我曾翻譯了一首。而且也僅僅只有這一首。這一首詩篇給予我的印象是簡潔、明朗、逼真地表現了台灣下層社會的生活情況，並且有力地訴說了被束縛和被壓迫者的悲哀。我很渴望能夠讀到作者的更多的詩篇。那知這願望直到今天才能達到。今天，對於台灣文學（自然是屬於中國文學裏的一環）還很生疏的中國讀者，我應當提出這個生疏的名字——台灣詩人「楊雲萍」。

在台灣的作家之中，楊逵的小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在他的作品裏，洋溢着天

才的機智，而且像發表在台灣藝術上的連載小說看，那種對於沒落的紳士階級的嘲諷，是尖刻銳利到了極點，使我們認識作者是一個老於世故，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的人。而從勝利以後作者自台灣寄給我的那部短篇集裏觀察，使我更認識了他能運用多種多樣藝術形式的，關心着台灣人的生活和幸福的，真正的台灣本島作家。

不同於楊逵的雄偉和潑刺，龍瑛宗的小說卻是帶有了濃重的憂鬱感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苛責作者的這種「憂鬱感」，因為他生長在那樣的環境裏，呼吸在那樣的空氣裏。他至少不像周金波那樣，寫下了屈辱求榮的志願兵一類的小說而仍然毫不感到自慚。他是一個樸素的，純粹帶着台灣色彩而描繪了台灣的真切的悲喜的。

而詩人楊雲萍，在他的詩作裏，卻兼有楊逵的豐厚的光彩，和龍瑛宗的靜謐的抑鬱。這種靜謐的光充滿了他的每一首詩篇的角落，例如月夜的最後——

走進了院子，

於是在月光裏，
啊，像魚樣的游泳吧。

在泉裏，他說出了曠野的寂寞——

一鳥長鳴，

樹葉墜地。

還有什麼愁慮呢？

太陽靜穆地照射，

山谷更寂然無譁。

但是比起這種靜謐的光來，抑鬱的感覺是更濃厚的。例如寒廚的結束——

天在轉，星星閃着眼，

妻呵，把我們的家

移到銀河的邊上去吧。

在妻裏，更說出了詩人的身世的悲哀——

妻呵，我們又這樣地度過了一年，
世界變了，日月流走了。

你用彈鋼琴的手，洗了尿布，拔了蘿蔔。

我把沸騰的血流埋在古書堆裏，

在乾涸的考證裏消磨了半生。

妻呵，你看着我，

微笑——但我看到了你的寂寞。

呵，在這街道上，風塵遍地，

走吧，走吧，

啊，一同地走吧。

但是這種靜謐的光和抑鬱的悲哀的產生，卻絕不是無病的呻吟，而是有它社會的

根源和客觀的桎梏隱藏着的。因為作者用日文寫這些詩篇的時候，還身處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之下，他從被壓迫的枷鎖裏呼叫，於是滿腔的熱血也只見是寂寞的感觸了。當熱血和悲哀混和在一起的時候，使我們感到了一種新的激動，這激動倒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在踐踏讀者的志氣，而是在助長反抗的熱情。例如裏巷黃昏一篇，他描寫了台灣平民的窮困：赤着脚的婆婆扇着烘爐，炭灰散了滿地；啞吧的老阿媽倚靠着門檻，葬送了她的青春；腹部隆起的孩子拿了茶杯，滾在地上哭泣；而關於這種貧民窟的住戶們，他說：

據一個年青的研究者統計，

最多是十六家住在一起，

如果是五家或是六家，那才稀奇！

試問這樣的台灣人，這樣的台灣人的家，這樣的台灣人的貧困，是由於誰的賜予呢？是由於怎樣的被損害和被壓榨，纔使台灣人的生活變成豬樣的生活呢？一句話——那

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蠻橫統治下的成績！

所以在作者的詩篇裏，雖然充滿了寥穆和悲哀，但從寥穆和悲哀的反面，我們卻看到了他的熱血與呼聲。這不是無援的消沉，而是充滿了新的希望的反抗的吶喊。只要讀了他的新年誌感一篇，我們不是可以看到作者是抱着無限熱烈的美麗的希望嗎——

我的詩篇散在世界上，

那文字的生命就和先哲一樣久長。

從奔濤駭浪裏，可以看到碧色的天空，

唯有道義，是千古不滅無始無終。

如今，在癸未陽曆的元旦，

初昇的太陽發射出美麗的光輝，

梅花槎枒，古枝新幹，

那上面增添了更多的花卉。

熱情的奔放，穿着靜穆的外套的澎湃的思潮，把悲哀和憤怒凝結起來的台灣的呼

聲，充滿在楊雲萍的詩篇的章節裏。所以楊雲萍，這不再是一個靜謐和憂鬱的代名詞，這應該是一聲台灣平民的抑鬱的然而卻是憤怒的吶喊，這應該是一種把半個世紀葬送在被侮辱與被傷害裏的反抗的呼聲。

楊雲萍——對於這個生疏的台灣詩人的名詞，我應當向中國的讀者面前提出，我們應該認識他，研究他，鼓勵他。在台灣重入了祖國懷抱以後的今天，對於這位台灣的詩人，我們要寄與無窮的熱忱和希望，我們深信，一個燦爛的美麗的未來正等待着牠——這詩人，這具有悲憤的靜穆的風格的台灣新詩的作者，楊雲萍。

記台灣的憤怒

一

台灣起了暴動。這是台灣重入祖國懷抱以後的第一次的暴動。這是台灣同胞在對於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的希望成爲泡影以後所促成的暴動。這也是久在我們意料之中的，遲早會發生的一次嚴重暴動的前奏。

過去，由於我對台灣文學發生興趣，我曾經搜集了五十種以上的論述台灣以及台灣文藝的日、文期刊和書報。從這些期刊和書報裏，我穩約地認識了台灣的民族個性，以及台灣民間的生活情況。勝利以後，我曾經在新文學半月刊發表了一篇論台灣文學，這篇文章傳流到台灣同胞的手裏，尤其是對於祖國抱着無限熱忱和希望的台灣的文藝工作者，他們都紛紛寫信給我，或者是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意見，或者是贈送書刊，希望和

我做一個文字上的朋友。我因此結識了許多台灣的文藝工作者。他們坦白，熱情，而且對於朋友是那樣的誠懇和忠實。當他們每次來到上海的時候，總是有機會通知我，或者來看我。於是從他們的口頭談話間我更聽到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真正的台灣民間的故事。這些故事只能在友誼的形式裏訴說出來。這些故事是真正的台灣平民的心聲。這些故事是爲那些訪問台灣而僅僅訪問了台灣的統治階級的新聞記者和文藝工作者所想像不到的。

然而這些故事卻倒是一種值得你哭泣的真切的事實。

二

一個出身在台灣農民之家的文藝工作者，他在勝利以後第五個月，來到了上海。他用滿懷的歡欣和愉快訴說了台灣同胞是抱着怎樣的熱忱，歡迎祖國的軍隊駐紮到台灣去。他說當日本屈膝，勝利的消息傳達到台灣的時候，那高壓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

整整已有半個世紀的台灣同胞，真是歡喜高興得瘋狂了。台灣人的個性本來是強悍的，在台灣的工農階級本來有一種祕密結社的存在，加入在這個祕密結社裏的人，有一種傳統的殺人方法——用鎌刀式的彎鉤刀砍掉敵人的脚桿，使敵人受傷了以後，倒在地上呻吟，終於流血不洽而死。這次日本屈膝勝利降臨的時候，中國的軍隊還沒有開到台灣，然而台灣人的復仇的心那麼急切，他們用他們的彎鉤刀來砍掉了不少的日本人。自然那時候日本人還有武器，於是他們把「暴動」的台灣人可以殺的加以斬殺，帶有嫌疑色彩的全部關禁在一個小島上，總共的人數約有二千人。這些人一直到中國軍隊開去，解除了日本軍隊的武裝以後，纔釋放了出來。「然而從這裏，」那個講述故事的台灣人興奮地說，「也可以看到台灣同胞是多麼渴望着能夠投入祖國的懷抱啊！」

三

去年十二月中旬，這位出身於台灣農民之家的台灣文化人，又到上海來和我見面

了。我和他在一家小小的茶室裏呷茶。然而這一次，不同於上次見面時的那種興奮熱烈的表情，他的臉上佈滿了沮喪和沉鬱。一談到台灣，連帶地談到了台灣的統治者，他不勝感歎似地唏噓了好幾次。他說台灣已跌入貧窮和飢饉的泥淖裏了。

他用美麗的詞藻描寫了在日帝國主義者統治下的台灣農民的生活。他說那時候，台灣雖然被囚於日本的枷鎖，然而台灣農民的生活是平靜的。由於日政府的統制經濟與貨幣政策嚴格地實施，雖然在動盪不安的戰時，台灣平民的節約和存儲的習慣始終沒有打破。他們把所有的錢都存儲到銀行裏去。他們按期獲得了足夠的息金去支配他們的生活。鄉村的農民們在遇到空暇的時候，常常三五成羣，結伴到城市裏去，雇了一輛小汽車風馳電掣似地遊蕩。這表示台灣農民在工作的邊緣上還有足夠餘裕的經濟來享受。然而勝利以後，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他們抱着滿懷的熱忱把血汗換來的錢存儲到銀行裏去，銀行裏的息金雖然是照給，可是加速度的貨幣貶值和物價騰貴使那些忠厚樸實的「平」民變成毫無保障的「貧」民了。這不過是一年半載的時間，然而官

吏的貪污，貨幣的貶值，物價的不斷上漲，竟使素來沒有乞丐的台灣平添了不少的乞丐。他們不單在都市裏行乞，也在農村裏行乞。

所以，祖國帶給台灣同胞的不是美麗的希望的實現，而是可怖的局面的形成；不是歡笑和快樂，而是怨聲和眼淚；不是生活的保障，而是貧窮和飢饉。

「已經是成爲這樣的一個台灣了啊！」

他用失望的頹喪來吐露了悲慘的呼聲。

四

今年一月，一個過去用日文來寫作文藝作品，而現在已經改業運輸商的台灣知識份子，在一個上海的朋友家裏和我見面。

他是一個善於辭令會講笑話的人。他曾在日本受了高等教育，回到台灣以後曾教過書，辦過刊物，更曾經參加過報館的編輯工作，所以他是熟悉了台灣的各方面情形的。

人。他像講笑話一般地與我無所不談。當說到中國的「老爺」們（他用「老爺」來稱呼中國的統治階級）初到台灣時的情況，他笑着說：

「呵哈，有一個工廠，接收的時候，一個主持接收的政府人員，先來一套『獨白』，他說他在本國的大學裏畢業，因此他是『大學生』，而你們，你們台灣人都不過受到中等教育，對於你們台灣人的工作他有些不信任，所以他要出題目，給這些台灣人考試，考試及格的留用，不及格的就請回去再去讀書吧。於是他出題目了，他出些什麼題目呢？——

出了許多小學生做的題目，例如『龜兔競走』，中國的國旗什麼顏色之類。台灣人看了，簡直是在侮辱他們，於是有經驗的人都掉頭而走了，剩下四個茶房和十二個工人參加了他的考試。結果成績都在八十分以上（因為過去日本人的普及教育工作辦得很好，連工人茶房都受教育），於是他快樂得發狂了——他還到處像宣傳一件勝利的事一般地宣揚着他的『傑作』！」

他說日本人統治台灣，有他的縝密的計劃，例如台灣人不准受高等教育，台灣的高

等學府裏都是些日本學生。而在台灣興建的工業，也都屬於初步和中間部門的，最後一部份工作都須在日本本土的工廠裏完成。例如台灣糖只做到砂糖的一步，精鍊成白糖的工作須到日本本土去完成。台灣出的報紙也只做到灰報紙的一步，漂白的工作須得到日本本土去完成。所以中國人到台灣來接收的，只是些沒有學生的專門學校，帶有黃土色的白糖和灰泥色的白報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老爺」們應當深自警惕，急起直追，做一些真正切實的爲國爲民的工作。然而他們都抱「淘金」的心理而來，他們做了囤積和貪污的好榜樣，不到兩年，便使台灣人民怨聲載道，民不聊生。這種痛苦，確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上。所以對於那些「老爺」們，台灣人說得很好：

「他們是來統治殖民地的，他們準備空身而來，滿載而去！」

五

然而最使我驚心動魄的，倒是在半個月前和一個台灣士紳的談話。這位士紳是台

灣的一個大地主，說出他的名字來，也許台灣人都會知道他。他曾經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期，不止一次地把他的財產資助台灣的革命黨。勝利以前，他對於祖國抱有無限的希望。然而經過了十九個月的試練，滿腔的失望使他不得不離開了台灣，使他一提起台灣便是連連地搖頭。

他說，他曾經爲台灣的現狀痛哭過好幾次。在他和我一小時的談話裏，他坦率地說出了台灣民間對於統治者的失望和仇恨的程度。他說有一次，他搭乘從基隆到台北去的公用車，一個穿了華麗衣服的上海小姐——也許是一位官太太，踏上車來，於是那個賣票的台灣女人在瞥了她一眼以後，用日語說：「野蠻人來了！」又有一次，他走過台北的某政府機關的時候，只見牆上用日文書寫：「豚的住所。」原來現在的台灣人把中國人稱爲 Bonta（猪）了。他說 Bonta 的代名詞，在台灣人的口頭到處可以聽到。這個字的意義倒不是在說笑話，而是說出了台灣人的無可遏止的憎恨！

這種無可遏止的憎恨，在台灣人的心胸中漸漸地成熟，發芽和茁長，便將成爲革命

的導火線。這位台灣的士紳那樣坦率地用日語急促地告訴我：強悍的台灣人的性格使他們無法忍受，暴動的醞釀已經開始了。據他說，台灣人不愁沒有武器，那些流竄在山野裏的日本散兵的武器，數量上相當可觀，而從琉球，從美國人手裏秘密運來的武器，也常常可以發現。一般台灣人的意思，與其做了美國主宰的中國的殖民地，還不如直接做了美國人的殖民地。現在台灣的駐兵，也不過是一師軍隊，台灣人要解決這一師軍隊，不過是三四個鐘點以內的事情。他們所以至今還是這樣地忍受，沒有發生暴動，無非是希望祖國的統治者改變他們的作風，有一次自新的機會就是了。

「所以，」他搖了搖頭，「要在現在這個時候講台灣，那真是一篇血淚的債務，算不清也講不盡的！」

六

然而這篇血淚的債務，終於在算了。台灣的暴動終於開始了。

我們可以不管這次暴動會很迅速地平靜，但是這次暴動，卻已經說出了台灣人的憤怒，已經證明了台灣同胞對於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的失望和灰心，而且在貧窮、飢餓和被壓迫裏，他們已由內心的隱忍而開始行動了。

鄭成功的子孫們總還記得台灣的故事：鄭成功到台灣去，決不是爲了一淘金，他衝着民族的仇恨而去的，他是懷着復仇的心理去建設了台灣，開拓了台灣。現在，台灣異族的鐵蹄下重又歸返祖國的懷抱，對於這樣一塊富有歷史意味和民族意識的土地，我們應當用怎樣的熱忱去處理呢？是不是我們要用統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統治台灣？不是我們可以不顧台灣同胞的仇視和憎恨，而拱手再把台灣送到第二個異族統治者的手裏呢？

說起了台灣，我不禁淌下了辛酸的熱淚！

右一文，作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日，時台灣暴動初起，雙方死傷達數千人。現在事過境遷，雖然可以提到過去的「陳跡」，但編在這里，舊事新編，無非是想作爲一個「決不再蹈覆轍」的紀念而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書名：創世紀

著者：范泉

發行

玉傳芳

發行者：天星書雜誌社

上海分店 北蘇州路德安里三弄五

電話四一三五

武昌分店 湖林翼路一六六號

經銷處

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聯合書報社
上海聯生書報社
台北市春秋書店
杭州東南圖書公司
漢口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基本定價：國幣八元

